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_臣王鍾健

檢討_臣德生覆勛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鈺

校對官庶吉士_臣侍朝

謄錄監生_臣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藝文

十六

碑碣七

明

永城令王公墓表

孫紹祖

正德六年十月流賊攻永城知縣王鼎死之時鼎之拜
永城也流賊方熾知必不免置妻子於別所於是飭兵
儲餉勵士繕城協寮救屬以示必守縣東白洋河頗深

廣有船往來者戒勿渡時賊魁趙風子邢老虎率衆至河船家如戒弗渡越數日有持牒者押徒犯十許人皆桎梏瘠垢曰速掉船來是所執鄉道賊寄永城監耳舟子度之既渡卽脫五木殺諸舶者擁二萬人猝抵城下知縣驚曰事急矣偕主簿曲啓訓導王景賢號招城中人無老少皆令乘城約曰啓守西門景賢北門失門者斬我守東南門失則斬我東南當賊故知縣身先之知縣善射連射仆十餘人日暮報曲啓遁賊破西門入矣

知縣趨下署滿街皆賊知縣持長戟手刃數賊衆縛之
曰贈我金不然且殺女知縣怒詈曰逆賊朝廷何負於
女乃敢爾我恨不殺若輩食爾肉寢爾皮安得金與爾
耶賊怒以鎗刺之至死罵不絕口賊曰真山西人大掠
而去知縣死年四十三歲矣柩歸岢嵐葬焉河南守臣
上其事贈光祿寺丞廕子為國子生嗚呼使曲啓不遯
西門不失城不破令不死未可知也其年五臺王源死
蜀澤州段豸死棗強潞安王佐死西平渾源張汝舟死

大成子叔孫壘死略陽國家養士百餘年茲固其效與
胡獨吾晉人多耶世爵祿受上賞比比皆是胡捐軀死
義皆書生耶意者晉人風土醇厚資賦剛強於理固然
歟當其視事而置妻子已堅必死之志及破城不屈視
死如歸子長所謂知死非難處死難者以今觀於公又
何難焉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真子曹公墓表

呂維祺

御史大夫真予曹先生考終安邑里第上震悼命所司
贈官賜廕遣使治祭奠且議諡矣吉陽緝敬李公狀其
行蒲坂象雲韓公誌其壙其子計部君曰良復屬表墓
於呂子呂子曰表墓非古也雖然文章流別論曰古有
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載銘辭也而曹昆
邨公墓詩則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若夫郭有道
無愧之銘陳寶文範之諡羊叔峴山之淚陶侃武昌之
像先民既歿德音孔存夫亦猶行古之道也矧余與先

生為道義交可無一言鐫諸麗牲之石先生諱于沐字
自梁號真予曹以國氏文之昭也七世祖君祥始籍安
邑數傳生公父雲津公希舜有程大中之風配喬繼張
公張太夫人出也生而神采煥發目光炯炯舉止端重
毅然以聖賢為期既入運庠益潛心於理學舉萬曆辛
卯鄉試第一人壬辰成進士出鄒泗山先生門筮仕淮
陰司李風清弊絕政簡民和刑幾措所修防錄善置塾
飭武皆有成績初志道書院聚紳士論學著共發編尋

以卓異召為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筦內外計澄叙
虛平門無筐牘既而乞侍養疏九上移居城外神廟始
從銓請晉太常少卿予告在言路諸所陳說無不闕國
計民生綱常名教及丁太夫人艱誠信致哀自此十載
林居澹然世故惟率諸弟子宣揚六諭商証聖宗鄉閭
感化而四方來學者如雲光廟起官疏辭未允熹廟初
有廣寧之陷乃急裝赴闕客問倘此行遂授遼鉞如何
先生曰濟則韓范不濟則張許尋轉大理少卿歷僉副

院癸亥佐內計璫局方熾先生力保正人率多嘉賴會
推少宰陪馮少墟先生特蒙點用先生疏辭四上卒決
去甲子起總留臺不赴乙丑璫局愈熾竟以黨削奪屏
跡養晦譽望彌隆會今上登極起公左都御史再辭趨
朝遂疏陳堯舜之學薦名儒條吏弊飭巡防禁鑽營澄
察典中外肅然宸眷彌殷亡何寇薄都城先生議安內
地收人心嚴保甲給粥蒞嚴加警備獲保無虞寇遁乞
休疏數上奉溫旨得馳驛歸先生自筮仕迄今四十餘

年位躋大僚而家猶壁立布袍蔬食無異寒素至與人
為善之念晚而愈篤學會復興諸生錄其教言為共發
續編屬寇警則扶病登陴形神交頓猶與門人論學不
輟及病革謂計部曰君恩浩蕩愧未報稱奈何甲戌端
月十九日子時正襟危坐逝矣是夕東北方有大星殞
光之異居民罷市弔客越疆臺使請卹督學牒祀郡邑
門人追稱之曰明學先生先生享年歷官元配子姓著
述恩卹具詳李公行狀韓公誌銘及家乘呂子曰余始

筮仕即知海內有真予先生迨余典銓先生為僉院始
定為忘年交道義相訂臭味莫逆蓋二十年知己也先
生以斯道為己任其物身立朝清節忠猷純德邃學巍
然為一世靈光海內無識不識咸欽慕焉先生與鄒忠
介馮恭定二先生友善余嘗與忠介往復論學亦親炙
恭定友最善然未若與先生習且久也余聞先生之言
曰以未發之中為根本以萬物一體為規模以改過遷
善為工課又曰學問要透頂源頭一澄萬流自清又曰

孔子有耳目口鼻衆人亦有耳目口鼻何增何減要將
真處求又曰搜玄窮隱談天論聖其思如毛其口如河
若非實有諸身一毫不濟於事又曰忠君孝親安民阜
物辟如饑食渴飲寒裘暑葛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
人知而忠孝求人知惑也又曰害治不但小人不但不
學者學術不正每為世病亂之生亦多坐此終日談孔
孟而合孔孟之脉者鮮矣功利辭章無俟論也嗚呼若
先生者紹明正學續承道統其有功於聖門可謂俊偉

也已余嘗謂斯道如日中天萬古不晦當今之時學者愈不可不自任故表之曰此明大儒名臣真予曹先生之墓也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褚鈇墓表

顧天竣

萬曆庚子之九月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榆次褚公卒於家訃聞天子震悼舉朝縉紳相向盡傷田野之民近者罷市往弔遠者為位而尸祝一時名公鉅卿誌而紀之者恐後太史亦且取而傳之竹帛矣門人顧天竣自丙

子歲先生首錄之鄉校又進之畿試受知最蚤顧惟謏
陋焉能叙述章闡以揚先生之懿德休烈乃題其墓曰
有明宮保大司徒褚公之藏而為之表以識其略曰公
諱鈇字民威其先自河南徙太原之榆次祖鏞父大全
俱以公貴封如其官公生而穎異凝重異常兒九歲喪
母秦夫人哀毀有至性稍長就外傳向學孜孜不倦弱
冠補邑弟子員每試輒褰首辛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
授河間令河間當南北孔道且近畿地多巨姓大猾最

難治公調停剖決詳而有體不俟媵櫛法行蠹去居三年聲出三輔諸良吏上拜監察御史初入臺值日食正旦陳六事以請寬滇中金稅皆稱旨辛未出按陝西茶馬藩府有欲割牧地為湯沐邑者事下督撫議行矣公屢疏還其舊時虜方受款於我而時時掠番為利公曰番河西之屏蔽也番急則折而入於虜虜內徂中國外兼番倍地而無後患他日必大為洮隴憂乞禁之便後二十年虜合於甘固河湟震動至遣重臣經略皆如公

言萬曆癸酉按河南風紀震肅中州比郡皆藩封周趙
尤蕃衍頗有醜縱為民害者公奏懲其尤豪右帖然是
秋監臨鄉試號稱得人課計上之天官品隲精覈不任
職者爭解印綬去進督南畿學校所拔士多一時之尤
而一切請託不行至今南中宦於內外者往往皆公之
門人丁丑擢大理寺丞晉少卿庚辰拜右僉都御史撫
河南甫至疏免逋稅九萬有奇持法一如按部時而惠
政有加三歲中上大治癸未召入內臺佐院事無何晉

大理寺卿讞獄詳慎多所平反事在求生錄中晉工部侍郎值慈寧工興公庀材量費事無大小皆出手畫以勞瘁致病甲申三乞休得請公歸而著書授學坦施邱壑中乙丑居繼母賈夫人憂哀毀無異孺慕壬辰寧夏亂詔選大臣有文武材可經略者舉朝共推轂公薦數十上會事寧仍起前官時倭方入屬國海上警報急公檄治舟櫓器具無不嚴辦裁工匠冗長及戚畹乞請計以佐軍興豫請造東宮儀仗為建儲地并乞宥諸言官

廢斥者章皆留中無何改刑部李中丞材奏事得罪上
欲抵以極刑公執奏再三李縛得釋賴公初比力也遂
進右都御史兼戶部侍郎總邦計時四方薦饑東師餉
日增縣官誣甚公乞減買辦錢二十萬內外監局場市
豪奪偽財者釐革殆盡年餘所節當東征歲餉之半已
進戶部尚書領漕務兼撫江以北淮水比年泛溢西虞
陵寢東虞漕公至定導淮之策開周家橋塞黃堍口繕
完歸仁故堤陵與漕兩便焉上璽書褒美加太子少保

錫之金幣頻年漕大通乃以間修濱海城塹訓卒蓄穀
為禦倭計東南民賴以安丙申丁酉兩宮三殿繼燬公
深以根本為憂再上疏陳時政急務語極剴切不報公
曰言而不得非大臣之宜且老矣無能為也謂止足何
具乞休疏十上上留之愈懇公請不已始予告給驛以
歸公歸曰吾以老得休娛老之外非吾所知一詩一酒
終日陶然間課子孫但勉以飭躬修業而絕無凌厲責
望意其與人終始未嘗有薄厚疏親之變也里中賤穉

皆得其言笑如平生歡不知其為鄉大老者自奉素朴而好施與俸賜之餘削衣貶食以給宗黨之不足己亥大饑出穀佐賑全活數百人山西撫臣中丞魏公剛正少所與可獨推重公奏聞勅獎之公素彊健高步玉立垂老筋節不衰對客終日無惰容庚子遘疾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公天性厚重沉毅有遠謀大率事親孝與士信立朝以正居鄉以和江陵相當國人爭以操切自效公每事務存寬大救正為多撫淮時巨璫以睚眦筆

生儒勲臣有恃勢騷驛傳者公皆論劾正法其不阿權
貴如此自初仕至八座家無剩蓄里無腴產有懸魚塵
甑之風庭除清晏閭政肅如無衣帛之妾無瓔瓊之飭
所著有從政錄勸懲類纂芸臆紀愚教家纂要八行圖
奏諸書不為浮靡瑰異而一準於爾雅質實可行蓋正
直忠厚宏達有文國之著蔡民之模楷也說者謂清白
類趙清獻憂時類范文正忠類司馬溫公其於我朝則
夏忠靖之篤劉忠宣之毅實兼之可謂知言矣竣既表

公墓具述其大節梗概如左其家世閱閱詳載誌狀茲不備書云

瑞庭王先生暨配盛孺人墓表

黃道周

自東漢而降學不純師士博依講肆如市迨明興以經文射的稍稍尊其本業然自鄉塾負牆而外率踔去不稱先生其稱先生者廣文委貌耳里居瞻首無復橋大人豈道博不專抑士多通數徙難服耶以予所聞前輩有敬齋康齋諸先生皆擁臯比立里門稱大師負經逐

畔恒百數十人然未嘗一日坐堂皇御百姓如桂陽晉
城時雖載元纁列廊序於周程自視瞠如也予在都門
見王太史邵稱其先君瑞庭先生世讀書淵源濂洛自
為諸生時輒奮然以斯文為任間拔匏葉習俎豆翦蒿
萊射兔首多士從者席如堵牆猶自以為端居束修不
覩剗割之用疑拂鐘之無斷也時時為諸弟子賑貧乏
理婚娶垂杖推車意色穆如又自以郡城隣塞築土可
鑿也議甃以石當道難之公為計丈尺召工徒指畫成

就不爽圭黍城成敵至蕩蕩輒嘆息去世以是知公才也方是時年已四十餘始以選貢至成均籍甚都下既歸益聚生徒絃誦不輟或問公平津侯與轅固生孰賢公曰平津侯如商賈善居積老折一售耳轅固生良農蕪菘有秋吾亦農耳或勸公仕公曰曾參仕莒豈必賢於閔子及二人歿久之乃謁選嗚呼士君子讀書過數卷慕宦如梅奔走一官動以親養藉口或守闕不歸臯魚所為興嘆也誰復湛定如先生者既謁選得蜀仁懷

令仁懷故播州揚苜新雜甫年餘夷漢雜居服貳靡常
衆咸患之公曰患無行蠻貊者耳吾以試呂梁之水公
至乃闢荆棘創學宮擇民間子可教者授經書提命之
為因俗更化去太甚分田均產噐訟乃息又值有採木
之役公授工直命山左自募徐致之如湧於川亡何盛
孺人卒孺人生惠而莊事姑甚孝自微時姑恒以夫人
呼之初至仁懷僮媼見荒徼邸署新立相顧飲涕孺人
正色曰朝廷不薄遠夷汝輩顧薄縣令耶公既失孺人

乃益思歸移牒乞休者至再當事方瞻倚新疆遺黎戀
其樂愜相抱持至五載且遷矣卒以無與援畀王官去
比歲餘百姓有從萬里致去思碑者世以是誦公之良
也公歸益理舊業授經課士如前時又值文廟圯董師
儒鼎新之士以是益競勵連茹徵泰矣里居十三載絕
徑郡庭時携一編坐嘯行吟或進諸弟子道古為樂顏
其齋曰于徐軒此其意於紫芝于蒨奚讓乎先生諱所
用字乃玉山西保德州人其先有學博竒別駕萬皆以

清惠著六世至公以子邵貴益大稱興門云公仕不過
郎令壽未躋耆而所著作甚富卒之後三日復睜諸弟
子皆為服就位如禮此自齊魯罕覩者故太史氏周曰
經學之替也微濂洛則昌黎師說亦為妄作矣王先生
起於邊郡倡儒服行修言從以區區仁懷比於桂陽晉
城之化及於史邵砥厲侃然有先正之風非其世德源
瀾而然乎視馬扶風戴九江綴經書行售自汰者何貽
厥之眇也聞其先兆有瓜瓞之祥視於陶鶴子素欲歷

邊郡備覩要塞今老矣不復能過而題其墓因為表之
使後之史者不以循吏駕於儒學之上

勅建媯皇廟碑

宋 拯

禮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
大菑則祀能捍大患則祀蓋所以侈崇德報功之典也
之五者且載諸祀典矧媯皇氏立功於三五之前敷德
於羲農之際煉石以補天斷鰲以立極嫁娶人倫所以
叙笙簧琴瑟所由製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

臨與山河同其流峙視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
與夫禦大菑捍大患者相去霄壤邪用是載在祀典尸
祝之蒸嘗之比年三例祀三年遣大行人捧祝帛詣陵
致祭祀之嚴且謹視嶽鎮海瀆為有加陵寢在簡城東
八里之侯村創建於宋開寶癸酉迄元大德癸卯坤道
失寧棟宇傾覆至元改元羽士張志一重修國初洪武
庚申循故典遣大臣祭以太牢歲春秋二仲暨季春共
三祀著為常典有司領之前廟五楹後宮三楹廚庫門

垣靡不畢備正統壬戌三月初十當聖帝初度之辰祀者勿戒於嚴燬於回祿正廟災後宮存邑令吾橋何公子聰以甲科進士作尹於斯政善人和合其僚屬將鼎新之請於朝報可乃捐貲為倡庠之師生邑之裕於貲者從而和之建正廟五楹復添兩廊廚庫齋房三門鐘鼓等樓共百餘楹金碧燦爛煥然一新肖其容儀凡所以揭虔妥靈者悉倍於舊經營於癸亥歲四月十八日癸卯落成於甲子歲閏七月十八日乙未工既訖膠之

俊髦邑之耆老謂不鐫諸石無以見何公作倡邑人助
施之美意授簡於予嗟夫非闕宮有恤無以揭虔妥靈
廟燬於回祿倡建於何公助施於邑人是宜勒之貞珉
以垂於悠久也乃刊助施者姓名於碑後復係以詞俾
歌以祀詞曰霍嶽兮蒼蒼汾水兮泱泱闕宮兮言言水
之溼兮山之陽皇尸兮妥此血食兮萬祀胡祀者兮弗
戒回祿揚威兮一燬賢令兮倡之邑人兮和之萬楹林
立兮萬瓦參差皇靈兮來下霍嶽差莪兮翠浪舞汾水

縈紆兮白虹去復顧春蘭兮秋菊侈報祀兮終古正統
九年歲次甲子仲秋二十四日勅建

侍郎邢公誌銘

岳正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襄陵葬故關鎮西平原者
塚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茂政娶郭氏生三
子遜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
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輟泣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
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宗

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慢戲宗曰誑者何之又曾誑誑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果凶當信宗非誑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怪易卦辭八月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間朝使董主事齡者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將落就絕或陰翳雷雨遶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遜之遺言要銘於余余尚恐銘吾遜之邪遜之幼能自拔年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太學嘗居古廉李先生講下

與山東劉叔溫並價年二十二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北北使請歸駕朝議疑不答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當論事勢今若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謂處分已定北使去度闕無及臣愚以為內廐饒馬追煩一騎而已由此揚善等始有瓦刺之使先帝既復辟獻密忠者爭自陳得賞正時承乏內閣石亨語余欲以此疏上聞遜之時守制覓草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及

之北監從來不會饌所有師生餼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號久不支數率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厄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夸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者輒曰如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火熾鼎沸鍊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

抵罪坐除名為民將歸過余言別曰凡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概得錢當黜弟為引伏全之古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遜之已死余出其近所寄詩與辨且遜之死不死何與人人譟之乃爾豈世所謂有命者真邪遜之資度寬敏外樸而內明決於菽作為文字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清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不為搖撼者少動在國子求用古法教新士告不便

持不坊轍人始毀之竟胎禍焉在官凡三出使奉詔主
考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百部聚襄陵
學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饋遺不訾並不受時
不雨代祀北嶽輒得雨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
氏累受封為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
四十有五而已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
西平先墓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值
悖不我負理氣妄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

可以無媿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襄敏公墓碑

商輅

成化丁酉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陽城原公傑卒於官壽六十有一先是臺臣言荆襄山中流逋四集比勞王師雖已戡定續來者尚五十餘萬畢竟立有司以教養之軍衛以統治之斯日之患庶乎可弭上覽奏曰斯事惟原傑可辦降敕趨往且假以便宜之權公感上知遇星

馳南首既抵荆襄流民竄匿於巖谷者無算公欲盡得其地理之險易民數之多寡乃遐陬僻壤羊腸鳥道人所未經者無不手挽繩絡而下上之於是環數千里之山勢總數十萬之民情悉在胸中私計以為某可郡某可衛某可守某可治兵某可治民舊業可厚而不可析新集可析而不可薄凡可以長治久安一一條陳事件并圖以聞上大悅陞右都御史而時大奸在側欲仍其舊以釀大患圖立戰功介走京師多方排阻公自信不

疑獨斷不惑終底成績會南京大司馬缺吏部疏請上
曰原傑可須流民大定之後始許往任公荆襄山中聞
命望闕拜稽謝訖即上奏曰臣北人不宜南土加以瘡
瘍所侵又不善攝養幸仗天威事得就緒茲者瘡發於
股勢且日甚願乞入朝見陛下復命臣之願畢矣未報
而訃音繼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營墳域贈
太子少保子宗敏卜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葬之南原奉
右副都御史張廷璽狀來請曰宗敏不幸禍延先人荷

朝廷寵終之禮銜結難報敢請言以表白先人於墓上
公字子英質幹魁偉器宇殷厚勤於為學下筆文彩郁
然正統乙丑進士授南京浙江道御史以外艱轉江西
道出按江西江西人健訟公以理折之無不帖服時江
西鉅卿如陳少傅德遵王冢宰行儉蕭都憲維禎聞公
能名合詞薦為江西按察使至則肅清宿弊振舉頽綱
墨吏聞風股慄郡守某怙勢貪黷莫敢誰何首發其奸
抵於法民用大悅未再考陞山東左布政使益以寬為

政每行縣不縱不殘吏畏民懷得撫字體是藩連歲歉
流移逋稅者多缺人巡撫詔陞公右副都御史敕巡撫
六府之地舉廉黜貪悉愜輿論無何載陞戶部左侍郎
命巡視北直隸諸處民瘼又命往河南考察官吏方面
官有不職者先黜五六輩以次及郡邑咸當人心會聞
母喪去朝臣有言江西賊盜竊發攻劫村邑不下千百
貽禍未涯詔即其家起之俾往督捕事竣改左副都御
史未久有荆襄之行如前所云嗚呼朝廷有重事則以

任公大夫有難事則以屬公而今已矣上之用公與士大夫之所期望者未獲竟其所施是果天耶人耶命耶豈不深可痛惜耶肆撮其居官為政之凡俾鑱諸石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貞肅公墓碑

黎 淳

弘治改元冬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公卒於官公子塤時翰林待詔疏聞詔遣官諭祭朝之縉紳無不嘆息惟淳與公聯榜宜叙其事而銘之狀謂公諱繼

宗字承芳號直齋析城世家祖勝由太學生知浙江蕭山縣事考時幹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凡年十四隨侍於浙正統壬戌補邑庠弟子員景泰庚午中鄉舉亞魁第天順丁丑進士觀刑部政已卯授本部貴州司主事獄中囚桎梏死於臭腐公每提督查驗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太監曹吉祥姪曹欽任後府都督造逆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紊政公承委勘問皆奏稱旨決諸疑獄平反居多壬午三載考績公進階承德郎妻

李氏封安人父母受封亦如之即日上疏乞歸省詔許之成化乙酉歸京師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公至止帶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嘉興兩浙征需浩繁公禁侵漁革蠹弊廣布德惠故民生日裕織造太監秦品路經本府需土物銀兩公分毫不與家人秦寧怙勢鎖打水西驛驛丞張俊公拘執在監拶出贓物具奏問罪發遣嘉興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里胥催科黃緣為弊升麥毫絲或至儋石公立法併

於秋稅羨餘充補百姓至今德之嘉興俗尚農賈公廣
建社學嚴立師範免其差役由是民知讀書人才輩出
織染局工匠料價時官吏侵尅織價不敷公令其自行
秤兌奏添月給米三斗故工匠不逃歲辦無欠豪民張
紳父子結集羣黨窩盜取利為民大害父子俱蹈死刑
厚賂上官欲為解脫公不從執法除之民歌曰虎死害
除其樂何如烏府貪贓黃堂不渝本府海鹽縣海水為
害該縣歲辦銀三千兩修理塘岸歲以為常公往治止

用銀二千兩買石修砌壘鐵汁貫串至今塘岸如故戊子適御史楊公琅按治具公善政奏聞旌異公進階中憲大夫安人李氏加封恭人父母加封亦如是甲午地產嘉禾有一莖三五穗至六七穗者識者以為善政所感在任不携家屬惟制服用刑書而已是歲滿九載將行悉以廨舍中器皿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即日就道民之老幼攀號如去考妣遮道留之弗得脫一衣於治立去思碑於三賢堂中建去思亭民歌之曰九年德化

重甘棠七邑民風樂太康當日留兮留不住三賢堂作
四賢堂戊戌丁外艱服闋陞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下車
之初憲度修明訪得鎮守及布按二司各用舞文書辦
出榜禁革惟太監張慶仍用積年陳金公逮捕問以充
軍鎮守供給日費萬錢及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公
一切革去威惠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
又以内艱去任辛丑居制方終召起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獨持風裁豪右斂手不敢妄

為貪污望風爭解印綬遵化縣有東宮皇莊一所太監郭庸管理侵奪民田具奏太監取回田土歸於有司勲戚宦官侵占者公奪而還之權貴歛跡修理邊牆自山海關起至居庸關止東西三千里關口一百餘處高堅嚴整至今完固戶部奏陳各處倉廩空虛敕巡撫官員議處公議於府州縣各積粟數十萬石已已上疏進退內外官員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人多不平公即日就道畧不介意雲南係產金寶之所三司官員造作翫戲

首飾等物歲無虛日公具呈撫按多所劾退丁未賈表到京三乞致仕不允弘治元年復陞湖廣按察使方下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訪得土官廕襲鎮守等官勒索銀兩方與呈勘因循年久為患公具奏都察院出榜禁革陞左僉都御史卒於官嗟夫公之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經事三朝歷官數任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於朝堂聞於天下傳諸後世載之史冊益彰彰矣雖庸人

孺子皆知其名況士君子乎

重修北嶽廟碑銘

耿裕

恒山北嶽也距大同渾源州南二十里其巔有廟初造不知其始按郡志云有虞帝舜仲冬朔巡守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旁飛一石墜帝前又五載巡守其石飛於真定之曲陽故石旁亦有廟距北嶽百餘里自漢晉魏隋俱無碑志唐宋元加有封號我太祖高皇帝悉革之一從北嶽本名其超絕之典克享祇靈然或

稱殷禮或告祥災或起廢為新凡齊禮於他嶽者惟事
曲陽而渾源不預其為國為民極誠敬以答神庥者固
不以地之高卑遠近有間也廟自唐開元以來屢更廢
興至弘治乙酉積歲彌久風雨侵激圯壞殊甚知府閻
公鉦因集僚屬而告曰廟廢不修政缺於幽人作神羞
可乎羣謀皆協遂請於巡撫都憲侯公公以為北嶽名
山祀典攸係慨然給以本廟香錢檄知州董錫統督其
事吏目趙克明分理之材取於山力傭於民甃臺以磚

覆瓦以瑠璃伐石以為闌檻環列山景十有八及祠宇
道院有扁有楹者咸理維新增構三亭曰茶曰碧雲曰
九華以留游息者起工於是歲春落成於癸丑秋錫以
事神大役不可泯具狀繪圖請予以紀其成夫恒嶽當
冀方北隅於氣屬陰於行屬水於序屬冬雖萬物伏藏
之所而生意將萌其道常久者山之名其石骨土腴縈
紆崇竦上摩雲空下盤地軸令人足慄而神駭者山之
勢雲月交輝動植攢美晦明變態絢然而娛目者山之

文松濤澗漱虎嘯龍吟宏聲細籟雜然而悅耳者山之
音使騷人墨客朝眺咏而夕忘歸極其修遐阻絕懷抱
不去者皆山之勝概也若夫山之所有田可稼泉可圃
草木鳥獸昆蟲寶藏可以為居食器用靈之所應善有
祥惡有殃水旱疾疫者陰有庇氣之所通鍾而為賢可
以輔國家蒸而為雨可以澤天下山之庥大矣天地無
窮已人之蒙其庥者亦無窮已噫文人覽勝猶久而不
忘况蒙無窮之庥者乎此廟之初於古而修於今者非

瀆也宜也爰假碑刻微獨紀事且以告後之蒞斯土者
毋安廢墜毋薄神庥則庶乎得事幽之理亦所以昭靈
貺於無窮矣銘曰下盤兮后土上麗兮蒼蒼通靈兮上
帝作鎮兮朔方西有廟兮玄嶽東列宇兮曲陽神之去
兮曲之許駕長風兮布靈雨皇有使兮葺神宇薦牲璧
兮歌復舞為吾民兮祝遐嘏神之來兮嶽之巔雲悃悃
兮風恬恬走村翁兮廟左祈時運兮豐年萃孚顓兮精
靈徹爰奏假兮靡有詞說祚皇輿兮清彝福元元兮不

頗以竭硤有銘兮字不滅告司牧兮秉幽節廢則起兮
食則血將焉求兮永元烈

梁尚書神道碑銘

李東陽

初南京戶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大病新差所具疏
詞懇甚上惻然感之乃賜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命
有司月給廩米二石歲給輿皂四名恩禮特厚歸二年
訃聞復遣官諭祭營葬事蓋異數也公諱璟字庭美世
為太原崞人祖諱興從戎朔州後仍居崞考諱資有義

行鄉人稱為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妣
史氏贈夫人公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其面公以舌舐
之而止正統己巳北虜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公聞變
披髮號且走求父所值歸乃已嘗為馬邑縣學生革乃
入崞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
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
諸司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
明可用言大激切獲譴幾殆不為變癸巳擢陝西布政

司左叅政遍歷所部詢民疾苦察郡縣才不才得牧民
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居民驚徙公提兵斬之男婦
復業者千數以內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撫都御史而
下交薦於朝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左布政使敷惠
勤事視昔尤溥在陝西前後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
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公整肅
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增武備永州寇作督官兵
平之鎮守中官毆殺王親下公勘覈力拒請屬不為撓

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驚不聽令痛繩之以法
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剿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
郎曾獨理部事事畢舉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允方
大展厥蘊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去及歸足不至公府
徜徉山川間日圍棋賦詩為樂篤倫睦親事兄琮尤謹
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賜廩餼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
黨歲歉則出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衾葬之建石橋書
院以教子姪及鄉之俊秀給以薪米筆劄而時課之及

束纘且屬命子曰無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樂為者故至是尤勤勤云耳以弘治壬戌七月十五日卒距其生宣德庚戌正月十六日壽七十三配雷氏賢而克相累封夫人先公四年卒葬於唐昌之原癸亥甲子月初七日起壙葬公禮也子一曰枋以蔭為國子生女一適驛丞張廷舉孫男七鳳儀鳳化皆縣學生鳳倫佐傑佑俊皆幼孫女六長適縣學生高尚志次適李森次適學生李本立餘未行曾孫一公敦雅純正耐清苦遵矩度不事

矯飾隨所授任必稱事事舉閱歷既久資望兼積人無
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壽考終延及子姪方隆未艾揆
諸理數可謂不失其正矣古之語大臣者必先出處其
間幸不幸弗論所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
身苟終之不令雖有竒節危行卒歸於無所用之地故
非仕之難而保終為難公亦可以無憾哉公予同年進
士雅相知厚聞公訃遠不能哭其年枋來請銘神道之
石比鳳化復來速銘乃按四川布政司叅議李君瓚狀

為銘以畀之刻焉銘曰公起諫垣出領方牧入為都憲
兩鎮南服功勞外內徧歷川陸政勤教條法慎刑獄亦
有兵威匪我窮黷有言有功並受褒錄既登留曹遂典
錢穀雍容廟堂以率羣屬官無列資器不覆餗功成志
倦勇脫羈束若駕康莊永謝顛蹠若飄巨津既往而復
彼疾行者匪溺斯感相彼川流往過來續亦惟天道盈
禍虧福其所未竟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遺塾有封
在原公所自卜其幽有銘永世斯告

僉憲王公神道碑銘

喬宇

歷觀自古國家皆有碩大閎偉之才翊贊化理而其生也必於至治極盛之際蓋天地醇粹之氣於時而會其鍾於人則賢才出焉譬猶時雨降而景雲興谷風至而嘉卉作此理之常氣化自然者也我國家重熙累洽至憲宗孝宗之世其治極矣當是時海內鉅公偉人相繼而出若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和順王公其一人焉公諱雲鳳字應韶曾祖珍祖義俱贈光祿寺卿考佐累

官南京戶部尚書曾祖妣周氏祖妣張氏妣馬氏俱封淑人公幼有異質六歲時尚書公與坐客論易及馬為行地之物公在傍問曰何者為行天之物客曰汝試以意言之公曰得非龍乎一坐大驚成化癸卯舉於鄉甲辰登進士第丁未授禮部主客主事公自知學即古人為師痛排流俗卑近之說力求聖賢遠大之方嘗讀史記項羽傳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因嘆曰學者設心要當如是爾不然其能成者鮮矣自

是持志益堅而進學益銳慎察於言動謹肆之間詳審於取舍義利之辨琉球貢獻使臣以金為餽公謝却之弘治庚戌賽瑪爾堪貢獅子將至公言於尚書耿公侍郎倪公周公上疏乞差官宣諭遣回朝廷從之歷祠祭員外郎郎中丁巳春以各省災異詔令百官言事時太監李廣恃寵專恣權傾中外羣臣莫敢有言公於是獨具疏劾之曰近者災異疊見亢旱為虐皇上特降勅旨博詢芻蕘之言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臣聞太監李廣

者竊威權通賄賂引進黨類嗜進無耻之輩悉走其門
大壞士風濁亂綱紀結託外戚相倚為姦今內外臣民
疾之入骨髓獨畏其赫然之勢不敢誦言以告陛下衆
心所同天心必鑒災異之來實由於此故臣以今日弭
災之急務莫有過於論李廣之罪者乞斬廣以洩神人
之憤疏入留中不報由是公之直聲震一時廣銜之甚
欲中傷以事羅織久之無所得是歲十二月朔駕出省
牲回公實以禮官從至郊壇外乘馬廣先已令人伺之

遽取公牙牌以去是日下公詔獄尋降知陝州戊午冬
廣敗在朝之士爭言公前劾廣被誣狀且薦其賢陞陝
西提學僉事公之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其語學者曰
聖賢之道雖多端然其切要不過復其本然之性得於
天者耳必先立志以堅夫趨向之正主敬以養其清明
之氣讀書以究乎事物之理慎行以致其踐履之實明
義利之辨謹隱微之際勿慕高遠而忽於日用之常勿
涉詭異而出乎人情之外士之間者皆翕然感動其他

條約禁導之方舉措變化之術尤多注意辛酉轉副使
整飭洮岷等處邊備邊郡軍戍番夷錯居互處故徂驕
縱法弛令格公至則皆惴惴畏恐無敢干犯者甲子以
都御史邃菴楊公先生薦仍改提學正德丁卯遷山東
按察使正身率物奸弊無所容前時諸色人往來司中
者一切杜絕禁吏胥輩非公事不得出入詢府縣官能
否有怠事病人者輕則戒諭重則逮訊風采凜然甫半
歲丁馬淑人憂以去己巳冬服闋起為國子祭酒時教

法隳廢士習恬惰公痛懲之士初或不堪既而自勵率公之教庚午改南京右通政不赴移告以歸壬申八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以病辭不允廼起就職邊人素苦鎮守將佐侵暴聞公來皆謹然曰我輩今幸有主矣宦官攬納軍需遣左右取償民間各懼而遁去去稍緩者衆憤而毆之幾斃罵曰汝輩復敢藉官勢乎公至鎮號令嚴明罷將官占役軍卒革權貴私借戰馬殺價貴因請增折價銀以足軍食凡軍官贖罪悉令入

粟不數旬積米逾萬石士大夫聞之皆服公威望才畧
果可大用也公雖在外然恒有澄清當世之志感時多
弊政乃具疏論之其略曰今生民益窮盜賊迭起京師
倉庫空虛各邊軍食盡缺傳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當此窮極之際正宜變通以圖久遠之計因條省民財
復久任二事伏乞采納二事既行則若光祿供應之濫
進庫銀兩之濫寺觀齋醮之濫近年內使之濫王府增
費之濫添差內官之濫傳奉陞官之濫錦衣陞官之濫

內府匠役之濫奏討地上之濫權要囑託之濫馬快船
隻之濫文職官員之濫工部民匠之濫京軍食糧之濫
各邊軍伍之濫驛遞應付之濫衛所科派之濫有司科
罰之濫均徭銀兩之濫等項臣尚能一一言之不然則
千言萬語皆為虛文後來之事將不止如今日而已臣
請徒步歸山以俟餓死溝壑耳一省民財臣嘗聞堯告
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歷考前代無非因上下好利
財盡民窮海內愁怨盜賊蠡起而馴至不可捄乃知聖

人之言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以臣所見二三十年以來
內外清介之士可數者不過數人大抵太監之貪過於
公卿公卿之貪過於布按布按之貪過於府州縣上下
成風日甚一日私門之財日倍於往年而公家之用日
竭於往年仕宦之富日甚於往年而百姓之窮日甚於
往年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窮宋臣有言用財有節天
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
伏望陛下以天下之富為富不必積之府庫然後為吾

之財躬行儉約為天下先凡供用施予一切禁罷明詔天下今後內外大小官員若有交通賄賂圖謀陞用者寘之重法一復久任舊制天下官員皆九年為滿方得遷轉其布政知府知州知縣亦有几年考稱不陞而仍復職管事有至十四五年甚至布政知府有二十餘年者皆安其位惟俛首盡職而已是以民隱悉知利弊難作自正統景泰間添設巡撫而布政之陞始速然猶有四五年者自成化初年以進士補縣行取風憲而賢良

之令無四五年在縣者甚則布政不數月或未到任即遷巡撫知府二三年即陞副使知縣三四年陞府通判又有知縣陞主事知州陞員外之類品級相去不遠賢能不得成功又陞遷不計道途遠近如右布政越數千里陞左布政一省州縣名數尚未周知復陞巡撫於數千里之外坐席未暖又將顧而之他且年勞無一歲之差人品亦相等之輩驛遞應付州縣接送彼往此來交錯道路送故迎新不勝其費居官之日甚少行路之日

反多監司有司上下相視有同過客膏澤不下於巖穴
之民號令不行於姦頑之吏一應之弊皆從此出乞議
復舊制久任使令可行若以目下各部侍郎及巡撫都
御史主事御史缺人為說愚意在京事簡衙門即有員
缺亦無廢事官不必備惟其人務各安其職而無苟且
之意則民生幸甚識者觀公之言於是乎見其有志於
天下之事矣已而丁尚書公憂疏不果上乙亥服闋朝
臣交章論薦八月復除右僉都御史清理江淮鹽法公

度時不可為而道不能用遂陳乞致仕命下促公受職
公再疏力辭始得俞旨俟病痊起用自是公不屑於出
蓋自知與時不合而時亦不能必欲致公也戊寅七月
卒於里第享年五十有四配李氏封安人無子女四人
長適周監生子守約次適寇都御史子惇子陽次適閻
僉事道鳴子徵甫次適馬監生勤子繼儒公自號虎谷
學者因稱虎谷先生公為文雄渾嚴潔持論一主於理
力剴冗熟蹈襲之弊善古歌行選體俊逸律詩清

竒夏拔流俗工篆隸大楷而尤長於八分書所著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性素剛介英邁嚴於嫉惡而勇於趨義是以利害莫撓乎心通塞不易所守其生平大節偉如也然公既以是齟齬於世使善人志士喟然惜焉意者時必終復而德益遠到度將試夫經濟之才澤於斯人究其高明之學遺乏來哲迺又不假以年奄至殄瘁故天下之士尤悲之若乃考其行而論其世蓋庶幾乎近代豪傑之士其名於天下後世可信不疑公於是乎亦

可以無憾矣余與公生同鄉仕同朝又辱公以同志相友責善輔仁最久且厚懷念疇昔使我心惻故纂公之蹟俾其從弟國子生雲鶴揭於隧道銘曰於維王公才匪迂儒下晚卑近高鶩遠驅騫於郎署士譽推重獨蹈允燾孰過其勇敷教西土文源式闢司憲東邦奸竇乃塞偽袪怠奮善漸國子暴柔獷伏威讐邊鄙凡百絕人維公之餘積道崇德實富厥儲公匪辟世世莫知我一邱一壑豈曰弗可龍潛鱗隱尚企其徠天不憇遺云胡

不哀年僅中旬後亡嗣裔祇數之逢降命匪戾沒不足
恃年亦有盡公所自立萬世不泯伊公之慰匪公之悲
刻文隧道以求厥垂

奎星樓碑銘

環樂平皆山也學在縣之東隅創自洪武中規制嚴密
高亢爽塏蒙山突秀於左沾嶺迭青於右漳水縈帶臯
落周廻壯圖勝槩甲於他邑正德四年縣侯韓君清嘗
即櫺星門東之隙地構奎星樓三楹凡若干文賁以丹

聖飾以欄楯簷牙高啄氣象豁然侯與邑博訓導張君
智李君清每朔望禮畢則登斯樓與諸生討論經義憑
虛四望山川在目覽今思古慨然有感於懷因相與議
曰茲樓之成不經費於公帑不濫役於民力期月而工
告成信茲學之偉觀也不有紀述何以示遠而詔來遠
走使京師請予言以志歲月余為邑人聞茲盛事且嘉
侯之丕振儒風增闡道化詞旨蕪陋不可不彰厥美也
爰記顛末復系以銘曰五星載運倬彼於天經緯遞象

麗采周旋奎躔燦陳陬訾降婁昭回璿璧焜燿文猷馬
圖肇啟神明幽贊天祿搗詞晶熒在漢東井攸聚治教
休明俊乂彪炳溶溶頌聲天相國家黌宮棊布登崇六
經層樓卷護藝苑蜚英繼繼繩繩台曜虹采斯文之微

熊侍御重修廟學碑

王九思

惟茲廟學之建多歷年所上雨旁風神栖靡寧官師失
據士妨就業行惻載塗靡所於告正德丁丑春御史熊
公天秀承上命視鹽於茲入謁殿廡退即講堂顧瞻既

久怛然疚懷於是日集工羨出市材木與其瓴瓦黝堊
之飾既合既盈卜日興事工良吏能細大偕作甫踰旬
時舊賞維新公乃釋菜於先師神貺格洋洋若臨士
各就舍弦誦之音溢里巷公以暇訊德考業大豁厥蒙
藹乎時雨滋而春風乃安邑令張鏜睹茲盛美使人於
几思令撰述以傳不朽惟河東帝都故墟先王之遺風
在焉考之詩可知已然凡民之性因世乃移豪傑之士
不變於俗故士者之志立然後百姓之道勸禮義之學

明然後士者之志立庠序之地興然後禮義之學明故
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今天下委職之臣宣政於列郡
持節之四方非不多也若乃措意庠序善誘士人蓋亦
罕矣惟公粹發天衷學有源委毅然興道克敦於行所
以作人禪化佐天子而竭使臣之職分也惟爾多士來
游於斯被明公興作之化負河山靈淑之氣服孔子網
常之訓勵萬民忠孝之節居則善俗出為名鄉奮跡堯
舜之墟以弼成唐虞之治不亦休哉昔文翁興學蜀人

詠德韓愈造士南方頌焉以今揆昔益隆且茂是宜述
錄偉績勒諸文石庶幾悅豫士心焜耀無窮者也其辭
曰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維茲河東
雄峙一隅匪隸於邑國運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
士聿興為國之瑜歲序既遷宮牆其顛神栖於危士離
而嘆諤諤熊公邦之司直泣斯睠斯為我心惻出羨質
材惟吏之飭百工畢藝庶民展力既作之堅亦落之棘
曰宮曰室戰戰翼翼多士循循以游以息含英毓粹賓

於王國誰其作之繫公之績勒銘於宮垂示罔極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藝文

十七

碑碣八

明

冊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玉松仇公墓誌

呂 枏

玉松諱森字時茂仇公別號玉松子潞州雒山鎮東火人也予於正德初病臥涇野時已聞時茂兄弟同爨三

世矣比八九年間時茂遣人問同心堂記乃獲覩家範之畧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判解州過潞時茂邀予至東火遍觀祠屋及有序師儉諸堂義學鄉約諸所貞女烈婦四氏祠接見同會老幼二百餘人已而晏子於禮賓堂諸弟侄子孫皆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為有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痛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矣言未訖淚如雨下予亦不覺涕出已而嘆曰予之此行忽身入夷惠之

里目覩時雍之俗矣然讀書至取科第有官內外乃無
毫髮益於人豈能如時茂哉越明年時茂訪予於解州
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
集成請刪改序題又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為記廼記
方在途而時茂不祿矣實五年十一月六日酉時也距
生成化四年三月九日壽五十有九歲其從弟時欄具
狀遣人索銘狀曰兄之父諱鴻字騰時潛德弗仕學者
私諡為貞篤先生母丁氏實生兄年十四失怙從致仕

教諭陵川姬先生彰學有志科目藩藩內邱恭僖王聞而愛之遂選為上艾縣主儀賓云他日叔父義官鶴得鄭氏旌義編於從叔父義官鸞常議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楫偕羣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即謀繼其志遂立祠堂述家範常見周公程子於夢寐尤為大宗子府第遠祖宅八十里每遇時祀及朔日叅祠清明墓祭雖祁寒暑雨靡有失期若得新物必使人致而薦之然後入口初祠堂成齋沐三日祭畢效鄭冲素作誓

詞一迪詞云吾家子孫及諸婦敢有不孝不弟不同心
協力以保家範或積異財潛謀分析者祖宗達於神明
誣罰之勿使敗壞厥家令各書名畫字讀而焚之衆皆
凜然退今二十餘年子孫未敢欺上行私家範既成婦
女小子有過舉者輕則會衆誨之甚則自罰跪而撻其
面衆皆不忍輕犯在城閨門尤嚴三尺童子不入中闈
雖縣主警歎聲亦為之寒慄置玉松別墅於南莊以適
情有負暄亭吸月臺綠野樓秋夏常居連夜蔬食藜羹

與傭人同苦樂鄰莊僧寄錢二十緡十餘年無人知其
僧暴卒且無弟子親屬乃出所寄錢以葬僧餘皆頒於
僧之鄰人創斷金會於城中與同寅牛宿粟郤四君每
月五會講讀四書周易司馬通鑑務體諸心而見諸行
有獎有罰且誓於本州城隍干謁有司者諸神必達天
以殞厥身隳厥嗣前郡守申公曰非飲射讀法不得一
見五君子其守巡提學諸公至潞者多詣會所談論移
日冀南分守三原王公躬訪於家值兄他出則謂子熙

曰女父學行俱優我稔聞之呂九川矣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迎養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劫東西火村前一日合家婦女亦就陳母得脫去路人皆以為孝誠所感賊漁獵臨莊婦女間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婦四人兄嘆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污矣於是具四女婦事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公獲給葬銀奏聞監碑建祠載在祠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初流賊之初至也

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馬則害及四方矣乃不與馬卒火其家而不恤鎮國將軍孤巖及西火人王俊者孝子也百戶劉璽者忠臣也兄皆白於巡按王公移文以獎之於是一鄉咸以不為善自愧張瓚兄弟異居數年而復合秦倫王經及家僮王堪郭交倉喪親三年亦不御酒肉有子熙郡庠生則使之越太行山從覃懷何粹夫先生學謂之曰汝去不特取法文字凡事皆宜師也城中第宅年久零落盡撤舊飾朴素渾

堅或嫌其太素兄曰不云居第傳子孫乎是歲門之南
北槐十餘樹慈烏巢居殆遍識者以為孝義所感嘗於
積雨行途中甚難即覓工十餘自南莊至城二十五里
皆平治之以便行客山西大叅苑洛韓公嘉其孝義自
冀北移文獎勸兼犒羊酒以賀焉乃一日嘆曰昔人尚
友千古而吾未及一鄉於是弔虎谷先生於和順訪隱
士趙王泉於蒼溪又北訪寇涂水公於榆次西問喬白
岩公於樂平南謁韓司徒公於洪洞又西謁陶司馬於

絳州又南訪李司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莊解州之行亦是時也四年冬以年六十倦於勤勞藩府朔望朝參不便手草奏稿欲辭祿創高樓軒於南關外謝絕人事以琴書自怡遣人至京商於諸名公皆以為不可乃止然兄於斯祿以宗黨漸繁得之亦未嘗獨享正德五年冬支二百金遠近族人給銀五錢以百金糴米遇時艱食依原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因流賊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如前各給錢一緡鄉鄰為酒食大

會三百餘人嘉靖四年奏准祿米折支河東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襲是歲同會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襲布履各一事有例許併里分本鎮六里人多雜處數年借貸差稅不便凡謂義官弟朴曰若併作一里此先宿州凡志也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里併自此二稅及諸役必以俸銀依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受息自正德改元以來凡與大比必餞贖諸士曰此吾里選之賢也今年春偶感寒疾方汗小愈因

貞篤先生忌辰冒風祀於祖宅復作不能行遂宿南莊
夏至當祀於祠堂扶病齋居後移入城中疾數月召子
熙謂曰人生五十不為夭我又加九矣倘不起請汝石
岩叔父及鄉中知禮者考禮以葬我終之前夕天殞一
星光如月城中四鄰皆駭之知事者謂天必失一大賢
次日兄卒云卜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祔葬於陽堰之原
所為詩文有玉松稿家譜及刊行雄山集鄉約集成貞
烈倡和集虎谷王先生墓銘諸書子熙廩膳生員即上

艾縣主所出娶李氏廣平府判堂之女其狀與子所見甚合予於是三收淚而銘之

虎谷先生墓誌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禁暴戡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才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闕中時枏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顏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枏為修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生因講馬陵注不合何子少先生

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子於朝堂其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睿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下不欲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門不赴無名飲晏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時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謀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佛老於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

三日可乃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
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
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轉與語疏入得允
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
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官疏獎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
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設處宗室言甚剴切丙
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奈何
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可奈何先生乃疏列千

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先生不動久之旨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犯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洩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授命者如此戊午三月謫知河南

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
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艱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
孫操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
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
之風沈姓兄弟因甕爭訟買甕遺之兄弟感謝屬邑靈
寶有誣民殺夫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
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
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勘

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糗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派里老不敢求索乃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則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懷服膺擬諸古循良吏己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司周瑛等經術氣節撫字鋤強才行政優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劾奏漸踈於上懼誅飲

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綵及鴻臚寺丞俞琳編修劉瑞御
史張天衢皆上疏乞窮李廣賣官鬻爵之弊獎先生之
犯顏敢諫以慰人心閱月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奉勅
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慈母自卯至
巳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
崇正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
起辛酉陞副使奉勅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雜夷俗頗
乖禮法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贓官污吏有望風而

逋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烽不警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銓衡因馬儀之士為憾有磨氣之說先生聞而作神劍詩以曉之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闕防凜然不敢犯雖同僚有事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

先生知衆嘆服曰王公非今之按察也即羣吏之賢否
博詢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
橫因前官事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一無刺舉事因以
寢八月丁母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公綬欲起復
先生乃上書力止之已已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
被命欲堅辭有友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震中士夫不
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
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

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大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時人皆危之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主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死耶先生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原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珍通政使丁公鳳都

御史石先生邦秀交贊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
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稿傳京師人爭錄誦
先生再欲辭去尚書公迫之行不獲已奉勅之鎮豪猾
久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
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
自叅將以下頤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
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敵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
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

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
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疏入不允且促使供職先生復
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
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清徹舉止端重異羣兒
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拜不答同舍生或借其
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至
或截其袖同舍生慚取他扇償之少年趨向之正既異
流俗如此長益刻苦自厲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

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
却之曰惡用是炫耀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
司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名及門者
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
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
以道未大行為恨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
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
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

家民生利害痛切於身遇事敢為機動矢發無礙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仕三十年治行可采旌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臥苫枕塊哀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為難自負獎拔善類始終不渝嫉惡甚嚴不

少假貸家居屢空茹蔬衣敝恬然自樂門庭內外斬
五尺童子非稟白招呼不敢入宜人李氏正順莊謹先
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
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為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
難語之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
親談當世事至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及奸臣貪官怒
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搏擊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
杖竹於門跨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農夫見者嘆息曰

此人入朝天下受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性理之言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纂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竒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應韶世居山西和順之虎

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誥封淑人感
竒夢生先生生於成化元年乙酉七月二十五日戌時
卒於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亥時配李氏誥封安
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守約一適榆次寇
都御史天叙男寇陽一適太原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徵
甫一尚幼銘曰嗚呼虎谷先生志欲行道於天下而位
未會當非時耶然亦少有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
試也嗚呼虎谷先生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公墓

志

瞿景淳

公諱守禮字秉節號南澗其先山西霍州人也在國初
公高祖諱敬先始徙保安曾祖諱謙祖諱瓘瓘仕為蒲
城縣丞父諱通仕至鞏昌府通判自瓘再徙蒲州故今
為蒲州人公生而岐嶷才敏過人讀書過目輒成誦早
歲即有聲郡庠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戶
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會洛魏盜起朝議以畿輔宜得

嚴明吏任兵備乃陞公河南按察使僉事俾駐洛魏盜
尋解散人多其才既而以父憂去服除改湖廣按察司
僉事時荊州有大盜聚衆橫行湖湘間郡縣不能制乃
陞公副使俾駐荊州公至絕不言盜賊事俟分布已定
乃一舉縛之衆以為神會以芮傑事忤執政遂以微文
中公謫判四川叙州府是年華陽饑民多流亡巡撫唐
公奏公任成都知府多方賑恤流民底定以功陞四川
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尋陞陝西按察司治陝一年案

無留牘獄無滯囚乃陞山東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四川蠻夷擾亂天子以公在蜀有威信特命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單車入蜀親歷營寨激勵將士不三月遂誅元兇五寨悉平方議酬公會藩司張文魁與公故有隙奏請迴避且摘公他事因謫為河南左叅政公累有大功謫不以罪薦者益力乃擢為浙江按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復改山東左俱未任乃命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虜酋吉囊駐牧寧夏歲苦侵

掠鎮兵復多規內徙公至則稽舊籍以實軍伍復闢隘以扼虜衝併屯戍以寬士力歲中再獲功捕斬首二百餘級虜遂不敢復犯會總督缺天子即命公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尋加兵部尚書公既習知夷情凡所指授多中機宜又每讓功於人人亦樂為用初陳邊務以固守為先比虜入公已成備不獲逞多遭挫衄後虜連年東寇山西詔抽延綏兵互為犄角虜遂乘虛直犯花馬池花馬池扼三邊要衝虜自計必可入公率眾乘

城激以重賞仍出精騎置陣直當虜營旗幟精明鼓角
諠亮虜來薄輒斃我矢石遂逡巡遁去君子謂公功於
是為多使虜得入即戰而提所損已多况未必提也公
在鎮幾三年天子五降勅嘉獎賜以銀幣最後陞太子
少保會太淑人李氏卒以憂去任詔遣官葬祭蒲人以
為榮公凡兩任右副都御史在寧夏時乃獲贈祖瓘父
通俱右副都御史祖母吳氏嫡母高氏生母李氏俱太
淑人云既終制天下望公復用每六卿缺必推公公亦

不敢一日忘朝廷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公府城南十餘
里有山曰東盤泉石佳勝公築精舍偃息吟嘯其中或
經月不還親舊從之游輒傾倒不倦頌其功則嘿不應
人之望公如安石之在東山云公沉毅有謀事至立決
皆若素定尤好推薦賢能常若不及故所至能以功名
顯於世然性剛方恥諧俗取容故屢躓屢起用有不究
君子惜之歲乙卯秦晉地大震頑民嘯起標掠公授諸
守禦官以方畧折其萌芽衆賴以安無何公亦卒是歲

卷一百九十八
丁巳公遺孤走京師請卹典詔採禮臣議賜祭葬如例
贈光祿寺少卿王君墓表
劉龍

河南西平知縣王君汝弼死於官守既膺恤典喪歸於
潞其孤國子生某入謝畢將圖襄事乃奉遵化知縣李
君堂狀請予表墓予友太僕少卿孟君時元實為君銘
弘治乙卯君領山西鄉薦太僕與予皆君同榜故壤地
相接而相與為厚且壯君之死節為同鄉同榜增重誠
不可以無述也銘以太僕而予則表之君倘儻有大志

素以才賢自負謂功名可立致天下事皆不足為稠人
廣坐中言論侃侃稍欲自見衆為傾聽信其不誣且有
徵於後也既屢屈禮闈受汝寧西平令始至即惠愛為
政招徠失業撫輯其居者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獄無
滯囚時稱廉平會齊魯間盜蜂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
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隍大修戰守之具教民
日事習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
道遇羣賊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為屈賊曰壯士舍之第

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
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
邑君曰是尚可以為邑哉是亦何以令為哉乃誓士民
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挑君
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遙駐不
敢為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之
君瞑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令就
跪君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

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蔭孤為國子生令有司給棺斂傳送還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委印綬棄城遠遁者有盛其供帳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振聞者大以為憂君慮之其熟矣先是遣室李携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自是諸路聞風死者相繼城守皆堅賊奔竄無所於得勢漸衰歇諸將乘之奮勵而起兇渠以次

就擒今在河南僅殘孽百數逃伏延喘搜原剔數指日
底定未必不自君發之也故予始聞君死哭之以詩有
張巡不為綱常計郭令難成社稷功之句誠知士節如
此賊不足平也使當時握重兵者已能遣一裨往援則
城亦自不陷君亦且不死雖其幸不免獲有建立亦未
必烈烈如今日豈天將啟太平固欲死君以節為豪傑
倡首使人人自效以為反正之計與論者以睢陽既陷
而援至謂天以全節畀巡遠為唐氏興復之基正此意

也予故備論於此使他日史氏書平賊之功知有所本以附睢陽之例若夫世系履歷葬事之詳有太僕誌銘在予可略云

光祿寺署丞李公墓表

陝西苑馬寺丞李君堂自平涼函表入賀聖壽既竣事過予懇曰昔吾祖光祿署丞死王事吾父以衣冠為葬痛之終身以及於堂餘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墓次輒悽慘不勝若吾祖有在顧未有以表之茲實先人志

而堂之責也敢以煩執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慎齋世為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為義慷慨自許動以古人為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屢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扈從英廟陷於虜廷虜人欲用之公曰主辱臣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吾死所也遂不屈遇害尋被恤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其官母及妻俱封孺人蔭子淳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人孰不死惟死於國事乃為榮

也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策名委質死生以之
故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垂
訓不一而足靖康之變李侍郎若水以扈從死節即為
後人所重名耀史冊流芳百世公豈其苗裔歟雖卒以
非命而守死善道為朝廷所嘉榮及存沒其受賞已厚
至子淳歷汝寧揚州推官高唐同知孫堂以鄉薦宰宜
君遵化而擢苑馬父子接武仕途功名烜赫為鄉閭延
譽則天之報公者亦未嘗不豐也節義人之大閑死於

其職亦惟成就一是而已初非有所為而為之顧獲福之隆有如此者然則節義何負於人人何憚而不為哉愚故表之以勵風化云

喬少保墓表

公姓喬氏名字字希大號白巖世居太原之樂平曾祖鑑主湯陰縣簿祖毅工部右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路氏俱贈一品夫人路夫人嘗

感異夢生公少竒穎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浩瀚即折衷理道人多竒之時公從職方公宦京師少師邃庵楊公為中書舍人學行道誼名天下職方公以公與兄光祿公宗從焉一時四方之士從遊雲集而談經取第之學莫盛於此公以竒才壯志藻思沛然儕輩莫之與京十七歲以金吾衛籍中成化庚子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李旻榜進士通政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衆相與講學之餘政事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為詩

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東宮
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冠禮畢俱有文綺白金之賜明
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簾內什
用之器類為有司所取公則悉還之民丁未太宜人路
氏卒歸葬樂平公杜門謝客讀禮之暇惟以讀書考究
為事自是所養益深己酉遷庵楊公以山西提學丁內
艱歸公命僕馬追送於長子縣時暑雨漳水泛漲屢遇
險谷幾出不測公處之坦如祖塋有松樹數百株皆職

方公手自封植夏有蟲食之殆盡公自為文以祭遂止
庚戌服闋縣令趙鸞以金為贖公却之不受除吏部文
選司主事公任禮部時才名甚茂一時元老爭至門下
太宰三原王公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補文選
郎中日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凡三與考察惟公
惟慎輿論稱允至於拔進賢才杜塞僥倖屏退僉壬無
不贊而行之一時聲名籍甚為士類仰止壬戌遷太常
寺少卿八月有事南郊公導駕齋壇孝廟竒公貌曰真

太常也乙丑孝廟賓天公以執事哀送梓宮於泰陵正
德改元丙寅武宗皇帝即位告祭天下山川公分祭中
鎮霍山黃河西海媧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
事竣之日咨諏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采納一曰恤邊
民二曰厚邊軍三曰廣儲蓄四曰省科派五曰慎守令
六曰重祀典君子稱公有良使風焉戊辰轉正卿無何
轉光祿卿專以裁汰浮費以甦民困為務數十年積冗
煥然更新一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邊餉供

億不乏積弊革除無遺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公奉命
禱祭海嶽精誠所格駐節雨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
無不霑足時宦官瑾用事大肆饕餮公卿多被通關公
恬然自守後瑾敗公皦然不為所污辛未轉南京禮部
尚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
秘書於是所見愈邃清暇肆遊江南山水大放厥辭如
雲日光潔雖片語隻字為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得公
詞翰為耻甲戌公考滿例贈祖考禮部尚書給誥命廕

一子送國子監讀書乙亥改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公自條陳宿弊以明舊章數事一曰嚴操練以修武備一曰禁役占以肅軍政一曰禁冗員以寬民利一曰買戰馬以振軍威一曰定船差以便進貢一曰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為定規以至考察軍政量力任使咸得盡其才後多致大位者公治尚簡靜說者謂得畢公保釐之道時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論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祖宗

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方而已非崇
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
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
公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體民隱皆當言
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當則憤
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於陛
下非為身家也近奉聖旨差錦衣衛官校拏解來京中
外間之固不警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

疏上遂得釋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
於關陝以征伐為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
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立儲以安
宗社不報已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
乃預為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
以死守城門設文武大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暗設軍
二營以防不虞未幾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
伏於鼓樓街攬頭某人為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

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鞠而知之多執問諜
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公江防城
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為安慶守備楊銳敗之濠
怒曰安慶一叢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
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賊退兵是夜西北風惡
甚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中丞王公乘之不戰
而潰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銳有才
畧可用乃署為安慶守備戒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

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先攻安慶則汝死守之未幾賊變銳果成其用公之功於是為大設使安慶無銳順流而下焦爛者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之功當受上賞終以爵不酬勞為天下惜之先是濠變分布偽檄留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上在西海巡獵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政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公獨以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

諸臣見時倖臣江彬以權寵勢燄傾人欲謀不軌公以
雅量鎮服其邪彬始欲搆公使人搆撫其事卒無所得
駐蹕既久宸極為虛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公獨伏
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為計九月上還公扈從
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
太保七月詔拜北京吏部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至
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賢必進不肖必退中外翕
然稱之上入承大統新政之初銳意圖治甚倚重於公

公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革弊興廢公力尤多上疏早視朝以隆聖政蓋為人君法祖憲天莫不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交相慶幸上遂嘉納焉壬午上御極之初命侍經筵上親耕藉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特與分獻禮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賜坐聽及賜茶而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四千餘員宿垢積汚廓然一新君子謂太平熙洽之治蓋始於此矣春三月廷試天下士公為讀卷官所選

多文名之士夏偶值休沐上遣內使賜糒粥米瓜果三
次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公以議興國大禮凡三抗疏
乞休遂得俞允歲給人夫月米馳驛還鄉有司以禮存
問公歸樂平拓地建宅徜徉於山水中至朝廷之事多
不言及辛卯鎮江少師邃庵楊公卒公門下士也挈舟
渡江弔之及過江之日江南父老識公者舉手加額曰
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不受十月歸偶感痰疾於十二
月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公少從少師楊公遊遂為

高弟既舉進士又從文正西涯李公遊益肆力于文字間其所友者皆一時之彥德行道誼漸磨者深焉公居清職雖少煩劇餘暇必友會作文而性命道德浩如也至今北方之士言文苑者必以公為首焉為文不以蹈襲為工出入六經深沉醲郁自成一家有克蒙稿若干卷其為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詩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雋有漢魏風識者以為渾然一代大家之作尤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搜

奇抉隱人莫之及通篆籀有二李風晚精鑒賞名書帖
一見知也性淳儉所用皆陶甃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
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
卒之日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
木盡白識與不識言之多有嘆息泣下者至二妾從死
尤人所難可以見公之誠無所不謹也公娶董氏封一
品夫人先卒次室包氏生子永殷補公禮部廕娶陳氏
孫男一繩武聘孫氏已於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葬

於長壽山侍郎公勅瑩之次嗚呼公已矣追念疇昔九
原永隔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忠賢凋喪世故奚賴吾人
安歸惟公丰骨玉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踐履
允養動為遠大作程自郎署迄槐位躡華陟要內外迴
翔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第黽勉以
忠愛為主加以積誠崇格履坦執下翼正操約不詭不
激不援不隨率皆於天理上發見大斥權奸獨力期回
天定邦國安社稷慷慨任重以故直聲壯節丕振中外

睦族屬化鄉曲息強暴恤親舊大抵根本卓然暢之以
為經緯若公者可謂生順沒寧垂竹帛之清芬還河嶽
之正氣若夫考其行則如珪璋之潔遡其業則如日星
之炳揆其雅望則如山嶽之屹鍾靈挺秀譬之景星鳳
凰輝映兩間而為世之瑞國之珍者自有吾道之清議
天下之公論在焉龍仲子承恩為公從甥龍與公姻契
且同鄉同朝知公為最詳永殷持一石陳公所著狀龍
叙而俟銘之以光幽壤俾附家乘匪但子孫千百禩之

幸也

壺關三老墓碑

予觀史冊記古人事有名存姓亡者有姓存名逸者亦
有事存並失其姓名者歷世既遠簡冊磨滅傳寫脫誤
變故推遷勢則爾耳存其一固幸矣間有事闕名教人
品高越後世所仰慕乃不獲識其姓名憾可知也故好
古之士必欲訪其遺蹟叅互考訂無所不用其極有以
補之而後快於心焉按孝武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史失

其姓邑之故蹟雖見郡志然實未得其地三原張君友直來宰是邑謂漢名賢不宜泯泯為千古闕典蓋潛心數載求之未釋也間嘗以公事遠出過一村曰崇賢意村以賢得名必有賢者出乎其間因以訪諸父老則曰村左純山之陽有巨塚不詳所自至則荒榛寸草無可徵者或言此地耕者得一片石隱隱有字藏之近村古寺取視則唐人令狐璋墓志也其序世系則曰昔先祖茂夾輔周室光翼漢朝封為壺關三老諡云徵君以茂

為遠祖茂之姓當為令狐矣顏師古註三老茂云荀悅漢紀稱令狐茂不知於何所得及考漢紀乃止云壺關三老並失茂字不知師古復何以得此又後漢書郡國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卒葬其山即武帝末年上書訟戾太子寃者也前史失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璋誌則號與上黨記合而師古未為無據漢記傳刻或近時逸之豈璋欲祖茂取記為譜系而附會之耶令狐為姓罕壺關小邑蓋不多得雖

漢唐相去之遠苟名賢後無絕則璋為茂出亦理所有
况其誌得於茂所隱山假令妄以為祖身後之石何以
持出此地其墟墓相聯居昭穆相承傳宜非自外至者
但江充之禍漢興已百餘年三老之為官必耆宿乃得
周制五十命為大夫夾輔又卿相之職今跨秦而上雖
在周季據上書已老之身遡股肱先任之日亦無慮二
三百歲胡不倫如是也况璋所取在姓不在壽使三老
未及事周當止以光翼為言夾輔之談可無庸矣此則

不可曉者或謂周末賢者避世若圯上老人呼留侯孺子後不復見疑為鬼物乃三老董公遮說僅一見於冊其年皆不可考錢鏗孔門所稱而壽閱夏商之世亦安敢謂其必無也哉又按高帝四年舉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為善者置以為三老則三老亦不皆耆宿璋既欲祖茂侈其名壽誇示後世容亦有之所惜班氏號古良史不能為三老考姓太史公足跡遍天下最漢儒博雅與茂同晉產且目擊巫蠱之事而本紀不載觀史

者類以先人為主曰遷固尚然餘復何望雖紀於上黨志於郡國著於漢紀畧無究心焉者坐是故也張君乃千載後復得璋志遙遙華胄難以取必而茂姓益有徵其高蹈之所首邱之地皆因以考見非其懷賢好古物色之表章之何以完是曠古之闕典哉自今過者歛衽起敬或低回不能去歲時伏臘將有以蘋藻祭者君實為之書於石喜三老之遇也若其訟太子寃為漢家國本綱常計則史備載前人有論予可畧云

中允孫君墓誌銘

君諱紹祖字遠宗別號我山其先直隸廣德人高祖諱
福二者從戎振武衛始家於代曾祖諱才隱德弗仕祖
諱勝贈光祿少卿考諱璋以場鳴代領弘治壬子鄉薦
贈檢討生子五人長紹先任翰林院檢討早逝次即君
幼警敏過人方七歲時聞講周易輒能會大義少檢討
君二歲檢討君亦畏其逼嘗與兄屬對語意卓犖若或
駕之間者以為雙鳳長補郡庠弟子員即受知督學王

凝齋石東溥諸公咸以偉器稱之正德丁卯舉於鄉會
試弗偶遊太學太學生樂與之遊以資麗澤比卒業將
歸謀於檢討君曰先君齋志蚤逝授封館職叔宰扶風
者以節顯吾兄弟亦既忝衣冠後各華其身矣兩叔猶
布衣能無歎乎檢討君然之遂稱貸為補散官且製衣
冠函至代召親黨觴壽獻之咸榮其家而多君之舉城
東故有小園構精舍誦習代之文士多就之益大有得
辛未舉進士改庶吉士初扶風君委城略陽尹賊力戰

而死略陽尹閻某者畏罪匿不以聞君贊檢討君力為
疏理朝廷嘉其節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子紹卿廕
補胄監今為裕州同知癸酉授編修蔚有文名為儕輩
推重會檢討君訃至自代即疏請歸葬蒙允時一子方
疹瘍二日劉孺人以哭子病幾死君馳往不暇顧路經
廣昌諸邊邑警報方急竟冒險兼程抵家痛迫若不欲
生其友愛類如此既襄事奉母太孺人張入京携兄所
遺孤視如己出母素性嚴君與劉孺人曲為奉承問所

欲而進務得其歡心戊寅秋太孺人誕日堂下忽生瑞
草一本秀異天成鄉人僉謂孝感繪為圖賦詩詠之庚
辰丁太孺人憂服闋召修武宗實錄筆削多中冓絮為
總裁諸公所嘉乙酉實錄成賜銀幣衣服腆甚晉右春
坊右中允經筵進講必積誠累日色溫氣和開陳懇切
上特嘉納君白而長身儀觀甚偉性明敏見事即了無
滯礙尤善談吐論世符情論經符理聽者唯唯忘倦仗
義好施友人嘗貸金若干聞其歿往吊取券焚之既入

翰林嗜學益篤博極羣書詩文軼宕自成一家工書法
為時所尚襟度夷曠不嬰世故與人無忤一見猶平生
病在告問遺相望卒之日遠近驚駭或失聲曰孫宮允
一至此乎卒以嘉靖丙戌十月朔距其生成化乙巳十
月廿有七日為壽四十有二配劉氏封孺人鹽運使繹
之女先卒繼鄭氏叅將之女女一許聘官舍生李乾卜
丁亥月日啟劉孺人壙合葬從先兆也君弟鄉貢士紹
魁聞君疾來省弗及見扶柩以歸乃手疏事行請予銘

其冑監弟紹忠復自代來速叢予承乏史館垂三十年
見君兄弟相繼以吉士入喜甚稱孫氏二難為鄉曲之
榮謂其遠大不可量十載間復見其相繼淪謝竟不果
大用為孫氏惜且悲之甚銘其可辭哉銘曰難兄難弟
競爽於文海內則希矧此一門河山表裏靈氣攸存龍
泉蚤失恨已無垠倏爾大阿相繼以淪造物無情予奪
不倫不倫奈何吁嗟乎二孫

明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襄敏張公

墓誌銘

孔天印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通議大夫兵部左
侍郎南川先生張公卒於家卜明年辛酉某月某日葬
時其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石公玘巡撫順天乃先
期以其從姪進士德化所述公行狀寓書於外史印曰
子知吾兄者幸作銘嗚呼悲夫哲人其亡失我柱石顧
其立德與功炳炳而在敢不銘公諱珩字珮玉別號南
川世稱南川先生始祖和之自秦遷石故張氏家世石

州焉高祖居曾祖大全俱戢德弗耀祖讓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考文紳初封監察御史歷贈大
理寺左少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母康氏
歷贈夫人繼母馮氏歷封夫人咸以公貴云叔考禮起
家弘治中進士公八歲從授小學十四授易母兄時齋
先生即潛心性命之學敦尚儒行才章兼美焉中正德
癸酉鄉試辛巳登進士第自癸迄辛蓋專力聖學者九
年壬午皇上即位為嘉靖元年授試御史上疏請崇正

闢邪以新聖政癸未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清審京通
鋪行奏革投充占役二十餘家給補負欠物價二萬餘
兩尋奉勅巡鹽兩淮條上清理十二事綜覈利弊盡見
興除如罷權奄掛號之例杜姦商請托之門乃其大者
蓋正德以來權姦用事鹽法大壞至公始一釐正國課
之外歲得羨銀一百三十餘萬解貯大倉大司農秦公
表乞旌勞得賜羊酒文幣有差又造運船以省荒年之
徵派清草場以來貧竈之復業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

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亶亶如也事竣巡按畿輔復巡按陝西所至具貞紀憲天獎廉正糾貪邪察冤隱除橫暴在畿輔則奪勲貴濫討之莊田而歸之民發武吏積稔之罪惡而收其黨在陝西則正強宗驕橫之罪而訓典昭革奏帶冒功之弊而名器審監臨舉選最號得人窮邊下邑靡不諮歷至於講學興禮問苦賑饑所以敦士習續民命一亶亶如淮揚焉事竣部議超擢會外艱弗果壬辰起復掌河南道振紀揭絃匡益弘多時講官

員缺大學士方公薦公學行純明補翰林侍講公三疏力辭之已乃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幾轉大理寺左少卿尋引疾告歸居歲餘召還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邊計久踈公至罷不急之務汰無益之員躬勵將士融以恩威慎審機宜戰守無失尤自節約以弭貪競忠信以倡勇敢蓋凡所經略壹意安攘而已故延鎮獨稱底寧已亥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取迴坐院進階嘉議大夫辛丑偕吏部考察天

下官員多視公為準裁其年陞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之缺廷推屬公公上疏言鄉人不便從事遂以迂旨落職為民癸卯召復原職巡撫寧夏凡所經略安攘一如延綏時其年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總統方略計出萬全居中調度算靡遺策大要以飭內治為上廣德心為本故其選將練兵整備設禦率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臨事決議必開誠布公無用智自私之意以故公威重如山岳惠流

若江河云是時四鎮大吏如翁公萬達等皆一時鴻略之臣無弗敬服公節制者前後斬獲首虜五百八十有奇生擒十一奪獲馬駝六千二百有奇夷器一萬四千有奇蒙璽書金幣褒獎者三乙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仍兼兵部右侍郎丙午陞戶部尚書督理太倉兼管西苑農事未任以延綏失利被繫議配慶陽壬子召起用復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癸丑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隨轉本兵之左適丁繼母馮憂制終撫按交薦

起用而公忽不起矣公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葬於山寺平原之新兆從公卜也先是奏聞於朝以公功德允元贈工部尚書諡襄敏仍廕一子送監讀書其致祭造葬各遣官從事焉甚渥典也元配王氏累封夫人生子賢路娶車氏早亡女一適車珏副室楊氏李氏楊生子賢門殤女一適監生馮潮李生子平路即恩廕者聘綏德都御史孫公女賢路有子曰緘即官生公自御史歷太僕廷尉及中丞司馬皆簡

授重殷罔弗宣序而經制西陲之功久且大矣然兩陟
再室未究厥勲其竭忠盡瘁而已者耶公忠孝仁明廉
允剛毅涵養定正踐履精實尤博綜羣籍眇覲衆有而
體當於一源故所出功行文辭不愧古人生平樂取人
善尤好指誨後進泊懷遠度淵渟山峙令儀令望邦國
之典型人倫之師表云所遺有恩光綵綸錄心學圃南
川紀年奏議文集各若干卷傳於世系之銘曰在昔貴
立厥維德功德由學懋功以德崇維公純備精典博通

以事以業宣勤亮忠侍史僕射命滋益恭綏彼西土式
遏寇戎文武是憲實司馬公進庸兩室望出遂終人為
公惜公罔時恫謚贈徽顯曰襄司空再廕厥嗣俾世克
鴻景行坦坦高山隆隆銘其弗朽曷其有窮

韓忠定公墓碑銘

費宏

士有負正氣懷直道憤世嫉邪以身犯難嬰龍鱗撩虎
尾不少顧卹雖阽危瀕死得竒禍於一時然高風大節
天下仰之後世頌之視彼脂韋泆恣喪名辱身以苟目

前之富貴者其品流區別已相什伯况天定勝人剥終必復其名位福履分所當得者卒之若持券取償無一缺焉豈非所謂君子以得福為常而得禍為不幸耶求之於今則公庶幾乎無媿於此矣當正德之初中官劉瑾等嬖於武宗潛肆蠱惑謀移政柄公時為戶部尚書曰亂其始此矣為人臣子忍坐視而無言耶率百僚伏闕流涕請誅瑾等武宗幾悟將以瑾等寘於法公同列有乘時窺相位者與瑾等和應害其成瑾愈肆遂入中

樞賞罰黜陟悉由已出銜公入骨髓矯詔罷之給事徐
昂上疏救公瑾出昂再降公秩尋令以冠帶閒住其子
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黜為民瑾怒猶未
已乃煨公在部時計簿有遺失者以為公罪遣官校械
繫至京將煨煉殺之公在獄與司馬東山劉公倡和如
平日瑾吹求既無所得乃矯詔勿擬公罪罰輸邊米千
石又緣他事羅織而罰者倍之自是家業盡破幾無以
為養越五年瑾誅有詔復公舊職廷臣薦公百疏而瑾

黨尚在卒不行今天子嗣極憫公守正罹害賜勅褒慰特加公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賜誥贈其三世復廢孫一人為光祿寺署丞及公捐館訃聞上悼念不已再賜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仍遣官諭祭營葬嗚呼公以孤忠報主甘受奇禍一時縉紳莫不為公扼腕而彼惡直醜正之徒則或傍觀竊笑以公為不智其甚者忿公異己且從而下石焉其亦可慨也已然貞松勁栢挺立於歲寒之後完名盛福公卒兼而有之

非公之所立無愧於天無負於國家曷克以臻此耶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大錫溝之原士竒與其從子廷偉哀經詣予欲一言銘公墓道予素荷公知安敢辭公諱文字貫道號質菴姓韓氏其先世為相人蓋魏公之裔也譜稱七世祖諱永值金兵之亂去相徙居山西之洪洞是為洪洞人曾大父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張祖妣李妣吉皆贈一品夫人公將生吉夢紫衣人抱送文

潞公與之因名文幼負竒質才思溢發既長從太史襄陵邢公遜之遊學益淵博領成化乙酉鄉薦登丙戌進士第初拜工科給事中持節封韓府高平王諸餽遺悉却不受會左都御史王越總邊事徼功啓釁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論薦前冢宰李公秉司馬王公竝可大用語涉宮禁純皇帝震怒逮至文華殿拷掠幾死陝西紀功郎中張瑾疏總兵等官殺降罔上命公往覈之率以情之輕重具實還奏人服其公乙未陞右給事中以直言

為當道所忌戊戌考滿始陞湖廣右叅議提督太獄太和宮分守荆南談者以用非其地為公負屈而公處之裕如勤於其職分守中官與其下皆嚴憚斂戢境內賴之又稽覈諸宮羨銀易穀創庾以為荒備越三年用巡撫吳公克誠薦改理司事會九溪酋長白嘴鼻與鄰境爭地相攻撫按屬公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未幾以外艱歸弘治戊申終喪赴部冢宰王端毅公知公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乘旱輒聚

衆發人墓而暴其尸謂之打魃公曰是甚於疋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宗伯倪文毅公之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先是土官襲代旁支恃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於境內轉相叅補皆宿弊也至公始立法以釐正之越三年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武昌諸郡歲歉疏乞蠲逋賦以蘇窮民乙卯改撫河南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貸復竭誠雩禱致雨歲乃大熟丙

辰轉戶部右侍郎丁巳以內艱歸庚申終喪改吏部明年轉左銓綜平允士論歸之癸亥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嚮以為可否公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嘿為避禍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公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疑未請公以身任之竟發米三十三萬石民賴以安甲子改戶部尚書於是時敬皇

帝勵精圖治公感激遭遇蚤夜勤瘁期於足國早朝畢嘗被召直至榻前諭以鹽法廢弛邊餉空虛屬公稽考舊制及諸沮壞之弊公疏陳七事極其剴切皆嘉納之時監軍以征虜宿兵近塞日費不貲戚畹中貴往往侵民田窩占鹽引黃冠又以左道禳禱蠹耗帑積公銳却抑之雖怨謗弗恤也蓋公自筮仕以來別歷中外幾四十年凡職所當為為之未嘗不盡其力晚節末路以身殉國尤極忠懇不以利害得喪易其所守凜乎有古大

臣之風此後生小子所以仰其聲光咨嗟願慕而自有不容已焉者也公將逝雷電交作天色晦冥弔者如市莫不悲號哽咽蓋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六配張德與公合先公三十年卒累贈一品夫人子男三長士聰中壬子鄉試以知州致仕次即士奇登壬戌進士今為湖廣左叅政季士賢中乙卯鄉試授開封府同知以乞侍公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廷彥以廕補國子生

授光祿寺典簿廷臣中壬午鄉試廷瑞即所蔭署丞者也廷采國子生廷偉登丙戌進士今為南京戶部主事次廷建廷選俱習舉子業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郭瑤次適李旦次適副都御史張潤之子元憲一尚幼曾孫男五曰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倨曾孫女三長聘御史南全之子有栲次聘都司副斷事郭鏊之子維屏一尚幼所著有質菴奏議質菴存稿歸田稿藏於家公丰骨玉立凝重和粹有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學知原本動必

志於遠大故平生所立卓然不苟卒以勲業振耀為時
名卿其子能奉公之教而世其業公可謂死而不朽矣
銘曰士貴自立保終為難志不物挫斯謂之完宋有名
臣曰魏公韓社稷賴之如河如山初終一節罔避險艱
公豈其喬嚮往夙端以身許國丹心桓桓起家青瑣乃
歷屏翰廻翔臺省衍衍鴻磐國有桑癘公嫉其奸曰此
巨蠹治亂所關首唱百僚伏闕叩閣危言劇切烈甚輿
棺剛大之氣可激懦頑我道若是寧我失官如彼砥柱

屹於狂瀾壁立萬仞可望莫攀聖明御極進公穹班褒
忠嘉直恩綸屢頒麟袍玉帶鶴髮朱顏聲光煜煜洋溢
宇寰如彼松栢挺於歲寒風饕雪虐不摧以殘抑有子
孫如玉如蘭趾美績聞世其衣冠公死不朽既順且安
忠定之謚在公無慙歸然堂封過者聳觀

南京國子監祭酒閣樸墓誌

傅希摯

公諱樸字文甫號又泉生而頗厚穎敏五歲學諭公面
授三字經俄即成誦垂髫讀書數行下學諭公家塾多

執經士每授之經音衆猶未領解方繹思公指摘大義
得言外趣聽者肅然長補邑庠弟子員文名茂藉自六
經外博綜羣籍靡不洞究其蘊文思溢發頃刻數千言
且馴典舂容絕無流亞督學松臯許公一試輒驚畏曰
翰苑名流也以是西陂劉公嵩渚李公方城楊公咸極
口稱奇每試冠多士仍揭其文於堂壁為之式嘉靖戊
子以易冠省榜次年卒業太學有宿儒稱善易祖陸氏
而力詆程朱傳解公與之辨析宿儒語塞謝曰不意子

尤精於易若是愚當縮甲冑矣壬辰舉進士選庶吉士
既而上疑有倖進者命復試至再連擢第一元輔李文
康公閱其卷嘆賞曰天下士也甲午授檢討乙未充會
試同考官入彀者率顯名任籍丙申充經筵官詔入史
館校錄五經四書大全尋在告部書屢促還朝戊戌春
充廷試掌卷官己亥立東宮慎簡端輔晉右春坊右贊
善兼秩如舊頃詔司禮監教中侍己又建議薛文清公
瑄得濂洛正傳可入從祀不報庚子復在告掃軌養重

益游心聖賢之學意有所會即以身心體驗之邈邈來
學者為之闡發幽奧疊疊無倦嘗曰性無內道無外動
靜之間體用存焉要在一以貫之又曰大學之誠意中
庸之誠身皆是主靜工夫士林傳為名言辛丑北虜卒
薄邑城城中人驚譁欲潰公慰諭無恐隨一二鄉士夫
率士賈輿隸登城運礮石與有司協力固守之虜悉衆
攻南門一健賊徑趨城下公募善射者一矢貫膝虜倉
皇遞去圍乃解壬寅丁學諭公憂乙巳終制丁未如京

復除前職是秋命主武舉會試戊申纂修大明會典兼
署左右春坊司經局印人謂並綰三章實一時異數前
此未有也有守臣請復河套勅下九卿翰林院詹事春
坊堂上官會議諸君無敢直言者公曰謀國者貴有成
算今海內困敝兵食兩虛若不量彼已深入穹荒脫或
致蹉跌則天下事去矣吾備負宮寮義關休戚願以死
諍之衆相顧錯愕但首鼠依違已爾題覆疏入聖明果
察計左而奪議者俸人咸服公之籌邊勝借箸云已而

清理貼黃秋八月簡命主試京闈所取多貧士會試連
第十五人內唐汝楫賜狀元及第癸丑復第十八人入
翰林吉士二人得人之盛近科罕儼時計資望當超擢
秦權貴嫉不附已諷銓部故淹之公屢疏歸弗允庚戌
夏始進南京國子監祭酒扶疾之任首進六館士語之
曰世之不治士習舛也士習之舛教不立也若等立志
當以聖賢為準學聖賢事一誠其本五倫其實六德六
行六藝其目也二三子勗諸每堂事竣詣東廂與諸生

說經義稽課業并問其服習行履何如李考舊惟襲套傳抄公先期率丞博以下宿公署詰旦嚴試之如鄉會試例越二日品第精當榜其優者於門士皆勃然自奮留都諸卿貳嘖嘖嘆曰簡而肅嚴而公詳而有制不愧人師矣公自負俊偉恥為媿嬰當路態蒞監僅五旬忽有旨下坐赴任違限令閒住蓋有陰柅於中者比解任闔監官生送至江許別去有歛歔泣下者既歸闕小園結屋數楹列琴樽圖史於左右居嘗嘯吟其中視榮名

淡如也春秋展墓外惟杜門兀坐考訂古義得失一切
紛華悉屏絕之暇則課僮僕耕耨以供伏臘日訓兒曹
曰孝弟忠信四字是學者大根本天德王道皆由此出
性尤篤孝友十齡背母攀號頓踣宦成事父如冲孺當
食必執器供侍葬祭從厚所需皆獨辦諸昆弟無秋毫
費也繼母李氏性峭愎公婉順事之務得歡心兄梅乏
嗣為之出貲娶妾卒育有子女季弟恒早世恤其孀字
二孤俱授以室乙巳歲大侵罄積貯以賑濟之所全活

以千計邑尹辛樂卒助以柩棺直可數鎰後以金帛酬之弗受同年董官暴死京邸厚賻之而歸其櫬偷兒被獲請死公諭遣之不忍寘之法里人趙從善誣坐殺人成獄繫累十餘年公移書白其寃得釋羣盜事發讐攀村氓傅榮等三人拷訊無完膚公惻曰無辜受害持法者獨不虛心一讞耶亟屬邑令以情訴得不枉其樂施急難類如此祿仕二十年謝病顯晦居其半觀風臺臣薦疏八上公莞爾曰諸公愛我深我盡置之勿論事久

而仇消論定於益棺既而公偶嬰時疾適有山鳥關庭
公慘慘語兒輩田烏徵吾數其賈長沙識乎自是冉冉
痾沉遂與兒輩訣曰為吾後者務讀書明道力田治生
勿晏安惰手足勿奇靡蕩心志語畢整衣而逝實隆慶
丁卯九月十三日也所著有詩文若干卷通鑑逸旨若
干卷榆次志八卷山西通志藁若干卷嗚呼天生人傑
夫豈偶然亦豈徒然乃公抱經濟之鴻猷而未竟厥施
負豪邁之襟期而不利攸往擅山斗之重望而未躋膺

階持堅正之氣節而不理人口豈天無意於斯世耶所
幸二妙聯科鵬搏可待繩祖武而裕後昆誠所謂千里
駒也天之篤蔭善人其孰與茲

張文毅公墓碑

申時行

上御極之三年蒲坂張公以宮詹晉宗伯大學士入叅
機密又八年秉政踰年以父封公之喪歸其廬蓋上時
時念公也嘗顧問左右張少師無恙乎何時服除於是
朝士大夫驩傳張公且復召海內延頸而望太平曰張

公且復召然未及召而公卒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賜
祭加等為十三壇遣官治葬事贈太師謚文毅廕一子
尚寶丞及是公伯子甲徵等奉閣學山陰公狀屬余紀
其墓隧之石余與公共事三朝凡公之論議著作與其
厝注於國家者皆余所親視即不斐其何敢辭公諱四
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山西蒲州人也其先自解徙世以
高義聞里中曾祖寧配雷祖誼配王繼解父允齡號峴
川公配王實生公以公貴曾祖祖父贈封俱如其官妣

皆一品夫人公生而穎異甫能言解夫人弄之膝上問
兒所欲公亢聲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
年十五舉茂才高等督學劉公少許可獨奇公推曰國
士嘉靖己酉科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
第一讀中秘書乙卯授翰林院編修無何丁內艱服闋
補職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分校永樂大典是時
詞林少事日遊遨徵逐公獨與同志捷戶讀書窮詣博
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表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

對立具草表公歎曰此真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召諸司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羸縮推利害所由曰此叅政異日憂也隆慶丁卯大典錄成陞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莊皇帝首御講幄以公充經筵日講官公盟心登對多所開發莊皇帝常竦意聽之是年主順天鄉試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戊辰冬請假歸省賜銀幣給傳旨行及春而復己巳陞翰林院學士尋陞吏部右侍郎轉左新鄭高公雅重公推轂甚亟

而同事者意忌以為軋已從中撓之公遂以疾乞歸壬申春上出閣講學慎簡官僚以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尋掌府事兼教庶吉士無何復引疾歸萬厯甲戌詔再起公以原官仍掌詹事府事充世廟實錄副總裁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以後朝章軍務國賦人才皆犁然具備江陵張公瞿然稱服乙亥上簡置弼臣陞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公既拜命侍上講讀於

便殿賜公御書一德和衷大字公稽首謝出上吕公器
度不凡注視者久之丙子充重修會典總裁官丁丑主
會試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賜
銀幣鞍馬戊寅春大婚以公贊襄六禮勞加少保進武
英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庚辰一品滿考加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國子生壬午以決策功進兼
太子太師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凡三進秩皆予三代
誥命自江陵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繩海內既没而親信

之人尚與權璫表裏閣中議多齟齬不行公燕居深念
間為余言此難以顯爭而可默奪令以寬大從事少安
人心會皇嗣誕生而公喜可知也曰時不可失乃手書
勸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出諸司所擬寬條屬余損益凡
數十事以進上欣然命行之尋旨詔恩加公少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丞先是席江陵寵
者憚公而是余故起新昌位余上以逼公及新昌論罷
設事構隙乃因陽城太宰劾罷啖御史并劾公上曰元

輔忠臣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手詔趣公出憚公者愈不自安則黃緣罪人爵關說權璫保將為公難御史疏再入上怒錮御史三級出之外公上疏引咎乞宥言者上褒答不許是時權璫驕恣甚上積不能平言官亦微知上指乃共為疏論爵及保不法狀上震怒立諭公擬旨曰奴輩盜我威福久其亟誅之乃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於南京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江陵事上欲窮竟其獄公從中救解事已請詔臺省舉鯁骨端亮之臣

期月間耆賢在列朝宁改觀焉一日上視朝公立金臺側眩暈欲仆上曰張先生不耐早寒命中使扶送至閣癸未從駕閱壽宮陟峻嶺上顧近侍曰可令二人掖張先生其優眷如此無何嶠川公訃至公哀毀不欲生上特遣中使慰唁微示以奪情意公泣固謝曰臣死且不取上憐之賜賻襚特厚仍命馳傳給道里費遣行人護行公辭上於文華殿勸上以法祖孝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慾惜財愛民保終如始因泣下上為之動容慰勞甚

至公歸壽宮閔定上猶錄公勞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國
子生比服闋上將召公而公疾革不起是為萬曆乙酉
十月距其生嘉靖丙戌五月享年六十公孝友天篤內
行甚謹與人交斷斷不能苟合而厚於故舊峭川公家
居月一馳使定省聞訃匍匐兼程廢寢食道病幾殆甫
至家後母胡夫人亡兩弟又亡公雖病猶強起為經紀
喪事宮保楊南澗公知公於髫髻公以國士報既沒而
葺其祠諸故人遺孤無所歸公皆衣食之新鄭去國公

時赴宮詹命自獲鹿取道會於逆旅江陵嘗以問公公曰昔事高公猶今事公也去而遠之謂公誼何聞者稱服公居恒簡重至臨大事決大疑迎刃立斷在閣中數為余稱楊文襄公曰本朝經濟國手無如是翁其誅瑾一事大有作用可謂振古之豪傑意若深有慨於文襄者乃公所扶危定傾安利天下余竊以為過之公配王氏封一品夫人者三有子六人長甲徵兵部武庫司主事次泰徵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次定徵中書舍人次久

徵次元徵俱國子生娶皆名族詳在志中甲徵等以丁亥三月葬公於蒲之風陵鄉蓋公所自卜壤上即以賜公從公志也公柄事未久而去去當復召而閔然不能須臾天固未欲平海內耶何奪公之亟也嗚呼悲哉余故撮公之大者揭之碑而系以銘曰翼翼虞都代鍾賢哲佐運匡時有聲烈烈顯允文毅應期挺生才為國華行為士程肅皇之朝雍容載筆披藻垂鴻鑿坡石室暨事穆考執經周旋盟心解頤廣廈細旃冲聖在宥公歸

來復勒成信書乃符夢卜天子曰咨汝作舟霖其代予
言其沃朕心公拜稽首對揚休命一德和衷不綵不競
乃持火匕易寒為春滌煩去苛化瑟維新乃屏僉士以
肅在位射隼於墉投鼠於器乃徵遺逸置之天衢澗無
考槃場無逝駒夙夜劬勞不遑啓處盡瘁厥躬以報明
主帝眷元臣曰寵綏之其顛其危俾掖持之信若著蔡
歡若魚水君臣之交終如其始素車西邁樂樂棘人豈
不懷恩非孝無親祥琴在堂蒲輪在路乘箕行天公不

返顧柄政無何其勲則崇帝心所懷朝野攸同去則有
思沒則有恤何其厚矣用酬良弼不墜厥功不隕厥聲
於千百年視此刻銘

王襄毅公墓碑

萬曆戊子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少保大司馬蒲坂王公
薨於里第其伯子謙為職方郎泣而言於朝上若曰是
惟熊羆不二心之臣捍疆圉綏國家卓有成績其視功
載優卹如令乃詔贈太保諡襄毅廢一子胄學賜祭九

壇遣官治葬而職方若以墓隧之石未刻也來徵余言
余時以疆事蒙誹辭未暇再踰年既解職去乃克為之
蓋余逮事世穆兩朝承乏國史竊覩記嘉靖中虜數盜
邊起漁陽盡酒泉張掖分三大部而諳達最桀黠誘致
緣邊逋人趙全等居之拜牲為耳目指使每入犯必饜
飽以出而庚戌之變至薄都城犯陵寢破州屠邑所過
為邱墟天子督過文武大吏逮繫誅死相屬然莫能制
也而莊皇帝時虜酋悔禍歸命闕庭解辮交臂而受要

東則自公總督宣大始諳達之孫曰巴罕鼐濟者以內
邠來降公納之曰此天授我也因熟計其便者三有如
虜按兵坐索則令以全等為市陰散其黨便一如以兵
挾求則嬰城固守示之必殺以制其命便二即棄不顧
則如漢置屬國故事異時與諳達諸子角立其勢自分
便三乃具言狀下部覆請詔官巴罕鼐濟為指揮使撫
馭機宜悉如公畫諳達果分道大入索降者公堅壁不
與戰伺其懈縱奇兵左右擊之重兵遏其前一日七戰

所殺傷過當虜氣大沮乃使使數輩來言歸吾孫矢不
近塞已又言歸吾孫且歎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盛陳
兵仗召使者立庭下出巴罕示之因讓之曰而酋不念
而孫欲速之死耶而以全等故構釁中國而孫來上貫
不誅厚撫之恩至大而何惜叛人不執以謝過耶且而
孫與全等孰親因遣一偏將喻旨諳達感泣請受封通
貢保塞為外臣遂縛全等九人獻俘闕下磔於市公謂
諳達雖臣服不犯大同然其子姓部落甚衆非盡入羈紲

令東市西犯謾詞誣責以愚我非算也則令諳達籠致
諸部部酋皆報如約公乃為會奏條陳錫封號等八事
衆論譁然不可章日數上上詔廷臣集議之或可或否
或可否半無敢堅決公聞而嘆曰絕虜易耳幾會一失
難可復得奈何令九邊繹騷無已時且虜懷德內嚮非
有所要脅市與開原廣寧等非創制也夫言者乃以舌
戰與耳食何異利害吾獨身任之執政咸是公議因講
帷面奏計乃定有司按永樂中封三王故事勅封諳達

為順義王諸部酋授官有差公臨邊宣上威德定約束
諸酋羅拜歡呼奉表謝貢馬五百有奇其上駟以實內
廐餘留邊給軍歲市馬牛羊以萬億計陝西貢馬附宣
大入其市准宣大一如公策上乃祭告郊廟御殿受賀
自是虜歲貢馬入市受撫賞以為常諳達死其子若孫
再嗣王封皆遵奉法程無二志邊境銷烽卧鼓殆二十
年歲省大司農金錢數十萬則公之功為多始巴罕來
降或謂之左伊秩訾詐未可信其歸也則慮如悉怛謀

阻向化心市馬則稱引嘉靖中事謂旦夕必渝盟徒以
招侮議撫當則比於漢致金縉宋納幣詘體墮重而公
皆抗言折之以身負荷卒決大計安利國家蓋至於西
陲久安軍吏一不戒以資虜而言者遂極詆貢市欲挑
釁決鬪甚乃咎公失策以是知人臣任事難而公之任
邊事尤難也於呼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其先出
龍門文中子國初由汾陰徙蒲為州人曾祖榮祖馨鄧
州學正父瑤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曾祖母張祖母張母孫皆一品夫
人公少有文譽嘉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居曹強敏有執嘗繩中貴人部校
中貴人銜之欲中以事遣躡卒伺其門終無所得分宜
構陷貴溪獄具公不署名時服其正尋出知安慶府丁
外艱服闋補汝寧大盜師尚詔起公計戮其渠率郡賴
以完會訊伊藩罰其左右羣小歸所侵民田伊藩憾甚
誣奏公不能害也繼擢常鎮兵備副使常鎮之有兵備

自公始以倭故公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
間出海殲倭二百餘級尋丁繼母憂起補陝西鄜延兵
備轉叅政無何擢按察使秦王家兒暴橫長安中公語
長史吾用惠文彈治此曹不難難者株連王耳王間使
人謝過從是歛戢再踰年擢河南右布政使尋晉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嚴飭秋防繕塞自花馬池至平
虜城聯絡以拒虜約諸將令家丁與軍士同甘苦功罪
共之無偏私人人咸奮虜犯清水營遣帥鼎擊走之乃

以間引河水溉田泐書院萃庠生講業焉虜憚公東徙寇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提兵救之存其危城絕口不言功功故不錄秩滿晉右副都御史尋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首陳四鎮便宜十事及延寧要務八事皆得請覈實舉行旌旗壁壘皆變虜三入塞公遣將竒一奎蔣龍擊走之仍命龍等出長城二百餘里搗虜巢穴覆之復遣兵狙伺破之靖虜衛虜嚙指出血謂公天神益復遠塞又發兵剽桑園盜平之先

以功晉右都御史時宣大虜患劇上命公以原官移鎮
宣大公手疏言六事其最切者曰備內郡曰革紛議皆
報允虜易公新至悉精騎攻五堡公拒却之及巴罕內
附封貢之議定邊境既安而公益以修邊練兵積穀為
務凡四報工程墾田八十餘萬畝其馭虜施設變化人
莫能測虜奉胡僧戒殺欲迎佛因而許之黃酋跳梁因
間其父子令各自為備及內困請降則好語慰之拒弗
內也終其身亦無他其善操縱多此類公歷邊鎮最久

熟諳虜情孳孳戰守之務在寧夏斬首二百餘級虜獲
無算修邊垣三萬七千二百餘丈督陝西時斬首七百
六十餘級虜獲無算修邊六百餘里城堡墩臺稱之其
始鎮宣大斬首虜四十六級虜獲四千餘虜既疑罷戰
而修邊至一千六百餘里招降殆千人蓋戰伐則尚首
功羈則先內備其勢然也會遣大臣閱邊還皆推公賜
敕褒賚上念公久勞召還協理京營營務振舉尋改刑
部尚書數讞獄法都中宿猾之為民害者御史言事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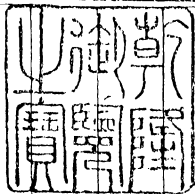
當塗有旨論戍公持不可曰祖宗設言官罪不言不罪
敢言此於法不當戍忤旨切責已改兵部尚書且一品
再考而言者遂承望詆公上持其章不下公抗書求三
上彌懇詔許之給驛以行自公歿歷中外受誥封者五
特敕獎勵者一賜御書正已率屬者一加俸者再中官
就第賜勞者再廕錦衣世正千戶者一國子生者五因
事賞賚白金文綺麟蟒章服之賜不可勝數最後以杜
酋欵封追叙公首事勞晉原廕正千戶一階為指揮僉

事仍詔有司存問隆恩異數於人臣寡二云公里居十有二年乃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四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二長即職方郎謙丁丑進士次官生益孫男六人長之楨錦衣衛管衛事都指揮僉事中丙戌武舉餘皆官生所著有山堂彙稿歸與漫稿及諸奏議若干卷行於世以庚寅年十月二十七日葬於郡東十里峩嵒原公之孝友篤於家庭行誼布於閭里及姻族姓氏詳在楊太史元祥狀中不具載載

其大者公有女適都督同知楊俊卿元祥其子公之外
孫也銘曰周稱方叔克壯其猷晉利和戎實維絳謀嘉
隆之間獫狁孔熾有赫皇威以督疆吏桓桓司馬允武
允文英聲茂實卓爾不羣仗鉞擁旄陳師鞠旅自西自
北不遑啓處蠢爾內訌踴躍用兵駢其喙矣莫我敢櫻
虜雛突_缺回回屈膝公曰天授機不可失終纓賈餌策
將安施曷若諸酋來就羈縻發言盈庭譁如沸鼎公披
腹心握其要領單于左賢聿來獻琛解纒受約不叛不

侵執訊獻俘伏戎斧鑕九塞弢戈四郊息燧當其首事
人持兩端決疑定分孰如公難非常之原衆情所懼訂
謨碩畫孰如公豫帝曰休哉時惟蓋臣窮階異數庸酬茂
勲公還立朝垂紳正色王之爪牙邦之司直既倦而休
鳳翥鴻冥朝寬純德鄉有典型公如長城險固萬里屹
然金湯安危所倚公如喬嶽坐鎮八區膚寸崇朝膏澤
所需天不憖遺帝有殊錫封疆之思邦家之戚虞都鄭
谷公有菟裘將作經營公有樂邱生也有涯功施罔極

於千百年過者必式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八